





著·生徒安麥丹

伴 旅

譯士 汝蘭林

831.3
704.3



目 錄

上 卷

林蘭譯

旅伴·····	一
醜小鴨·····	三七
牧羊郎·····	五五
小人魚·····	六五
打火匣·····	一〇七

000350

下卷

CF譯

幸福家庭	一二三
縫針	一三一
小尼雪	一三七
雛菊	一四五
姆指林娜	一五三
真公主	一七七

旅 伴

北京圖書館藏

可憐的亨斯非常的不快樂！因爲他的父親病重，快要死了。在狹隘的房中，只有他一人侍候病人，桌上的燈發出微弱垂滅的光，夜已經很深了。

父親臨終時說：『亨斯，你對我常盡孝道，上帝總會降臨，保祐你在世上生活的，不必害怕。』當他說話時，用莊重和愛的眼光，摯愛地望着孩子；後來，深深地透了一口氣就死了——很寂靜的彷彿他是在酣睡。亨斯哭泣甚哀，因爲他現在在這茫茫的世上，既無戚友，又無兄弟，父母又雙雙死亡了。可憐的亨斯呵！他跪在榻旁，吻父親的手，終日涕泣；後來他的眼倦極閉上，深深睡着，頭擱在牀架的硬角上。

他做了一個希奇的夢；他看見太陽和月亮對他鞠躬，父親重復健康；他聽聞他的笑聲，像他從前快樂時的歡笑一樣。有一絕色的女郎，在伊的長的烏髮上戴一金冠，笑容可掬地對亨斯張開手來。他的父親說：『你看，你得到一個何等美麗的配偶呀！伊是世上最可愛的姑娘。』於是他醒了；夢中一切光榮和美麗的境界都消滅了，父親死在牀上，沒有誰伴他——可憐的亨斯呵！

下星期出殯。亨斯緊隨柩後，注視着牠，直到只留一角未埋——祇要再加一鎚泥，就永不能再見；他覺得心中很苦痛，彷彿要破裂了。會衆環繞他唱一哀歌——歌詞和音樂相融合，使他默然流淚——他哭泣不止，以舒他的悲哀。陽光燦爛地照在濃綠的樹上，彷彿要說，『亨斯，你不必如此悲哀！看那邊的天上多麼美麗和蔚藍；你的父親現在住在那上面。他祈求上帝保護你，你的前途一切都很順利呢。』

亨斯想，『我願常爲善人，將來能有一天在天上會見父親；我們再得互相見面時，多麼歡樂呵！我將有許多事情告訴他，他也將告訴我這麼多的事情——將以關於天上的福祉和光榮告我，像他在世上教我一樣。那是何等的快樂呵！』

亨斯反覆地構想這個幻想，這幅圖畫便活現心中，他樂極而笑，這時他臉上的淚還沒有乾呢。栗樹中的小鳥在他頭上『噤哩，噤哩』的叫着；他們雖然也參與這個葬禮，但是非常的愉快。他們確知死者是在安息，或在享福；他有比他們更大更可愛的翅膀，因爲他生時是一善人，所以他們很歡欣。亨斯看着他們從綠林中飛出，向遠處飛去，他覺得熱烈地渴望同着他們飛翔。

他最掛念的是彫一木頭的大十字架，樹在父親的墳上；他就這天晚上帶去，看見墳上已經鋪撒著細沙和鮮花，這是陌生人幹的事，

因爲大衆都愛念這已故的仁慈的父親。

明天清早，亨斯打起旅行的小包，把他所有的財產——六十幾個先令及幾個銀辨士——小心地放在腰袋中，他要開始漫游世界。然而他先到父親的墓前，致祈禱詞，後來說，『再見，親愛的父親！我願常爲善人，望你仍祈禱上帝指導和保護我。』

亨斯所經過的道旁生長着許多野花——在暖和的陽光中鮮艷燦爛；風吹過時，他們對亨斯點頭，彷彿說，『歡迎你到青草場上來！這裡不是很快樂的麼？』但是亨斯又回轉去，對舊教堂看了一眼，他小時曾在這教堂中受過洗禮，並且每逢星期去禮拜上帝，唱讚美詩。他回頭望時，看見教堂的塔頂上站着的小泥雪，戴着紅的尖頂帽，屈着手臂遮住臉上的太陽，因爲太陽正直射他的眼睛。亨斯對他點頭告別，小泥雪高舉紅帽，把手壓在心上，反復親他的手指，表明他希望這

少年旅行家一路平安愉快。

亨斯現在開始想在大千世界中享受美景，他在以前從未經過的路上越走越快，越去越遠；他不認識經過的村莊，遇見的人民，他現在是身在異鄉，舉目都是生人。

第一夜他不得不在露天的草堆中安息——他沒有旁的牀榻。但是他十分滿足，並且以為就是帝王的宮殿也不會比他所住的更壯麗。廣野的草地，溪水潺潺流過，青天鋪在上面，成爲一美麗而莊嚴的臥室。青的草皮，綴着紅和白色的小花做他的毯子；野玫瑰花彷彿是他的瓶花；岸邊生長蘆葦的溪流，對他和愛地點點頭說『早安』和『晚安』，作爲他的水壺。月亮是一盞光輝的大燈，高掛在蔚藍的天幕的中央，而沒有失火燒着幕的危險；亨斯可以安眠。他酣睡到日出後方纔醒來，四面的小鳥齊聲高唱，『早安！早安！你還沒有起身嗎？』

他繼續游行，走到一個村莊，聽聞教堂的鈴響；這天是星期日，居民都上教堂。亨斯同着他們去，唱讚美詩，恭聽牧師講道，他覺得如入故鄉的教堂——他曾經在那裏受過洗禮，每逢星期日跪在父親旁邊祈禱的教堂。

教堂外面的墳地上有許多墳墓，有幾個墳上長着茂草。亨斯想，『我父親的墳上亦許不久也就這樣了，現在我出了門，沒有人拔草，鋪上花卉了。』他因此親自刈除墳上的草。把倒下的十字架豎直，風吹去的花圈放還原處。他想，『因為我不在家，誰知道沒有人同我一樣處理我父親的墳呢？』

在墳地的柵門口站着一個老乞丐，靠在拐杖上。亨斯給他幾個銀幣，然後就上路，歡喜和滿足地向遠處走去。

嚮晚時候忽起大風雨。亨斯連忙找尋躲避之所，但是夜色四集，

他看不見一間可以避雨的房子。後來他發覺自己靠近獨立在小山頂上的小教堂，門戶半開。他就爬了進去，直留到風雨停止。

他說：『我就坐在這角裡；我很疲乏，休息片刻於我不無益處。』在他合起手掌，致晚禱之後，頭靠在壁上，立刻酣睡了，這時電光和雷霆交互施威。

他醒來時已經夜半，風雨平息了，月光從窗口射入，直射到擱在教堂中間的地板上的口開蓋的棺材上，有一死人躺在中間，是寄放在教堂中預備明天在墳地上安葬的，因為這死者是異鄉的人，自己沒有房屋，又沒有親戚來料理他身後的事。亨斯處這境地並不覺得害怕，因為他心地清白，他知道死人不會傷害人的，只有惡人纔想害人。有兩個惡人站在棺旁；他們懷着歹意而來，想從棺中取出這可憐無助的屍體，拋出教堂門外。

亨斯發覺了他們的陰謀，便問道：『你們爲什麼要這樣幹？你們多殘酷。上帝鑒臨，讓這死者安息罷。』

有一人叫道，『讓他安息！他欺騙我們兩個，向我們借錢，不能償還——現在他是死了，我們永遠取不回一個錢來。但是我自有復仇的方法，他應當像一隻狗躺在教堂的門外！』

亨斯道：『我只有六十幾個先令，這是我全部的財產。倘若你們能答應我，讓這可憐的死者安息，我很樂意全數送給你們。我沒有錢也能上路的；我有強健的腳，上帝會保祐我。』

兩個惡人答道：『倘若你能代他還債，我們自然不去礙他。你可以放心！』他們取了亨斯付給他們的錢，大聲笑他愚昧，同着去了。亨斯就把屍體在棺中放直，合攏冰硬的手，向死人告別。他於是離開教堂，心裏輕鬆地走過樹林。

月光從四面的樹上穿入，皎潔的光采照耀之處現出華麗的小妖，欣然跳舞，並不因他走近而有些須的驚愕。他們知道他一定是良善和清白的，因為只有棄除惡意的人纔有能力看見小妖。有幾個不會比亨斯的一個手指大些，有淡黃色的長髮用金梳籠住；他們一雙雙的在草和葉的露珠上跳舞。露珠滴下時，小妖同着跌入長草之中，於是在其他快樂的小妖間發出一陣狂笑！看他們遊戲多麼令人捧腹呵。他們又歌唱，亨斯想起他們的一切美麗的歌曲來——這在他幼小的時候常聽見唱的。褐色的大蜘蛛，頭上戴着銀冠，為他們在樹間織造吊橋和宮室，露珠滴在這些精緻的建築上，像玻璃般在明靜的月光中閃耀，他們的跳舞直到天曉時纔終止。於是這羣小妖爬入花朵中休息，一陣風來，把他們的宮室和吊橋吹到空中去了。

亨斯剛走出樹林，忽聞有人在後面大聲叫喊：『朋友！你上那裡

去。」

亨斯答道：『漫游世界；我無父無母，我是一個可憐無伴的孩子；但是我信託天使，會保祐我，陪伴我。』

客人道，『我也是游歷。我們結伴如何？』亨斯答道，『那是好極了。』他們立刻同意，一同啟行，談着，變爲極知己的朋友。但是亨斯不久就覺得他的同伴比自己更聰明更有經驗；他好像旅行過地球上的各國，熟悉各種的事物。

將近正午時，陽光當頭照着，他們坐在一株多蔭的樹下喫早飯。正在這時候，有一老嫗，身曲背駝，撐着拐杖蹣跚而來。她的肩上背着一捆柴，是在林中採拾的；她撩起裙子，有一角蠱出三束鳳尾草和柳條。正從他面前走過時，失足跌倒了，尖聲呼痛；因爲他跌碎腿了，可憐的老嫗呵！

亨斯立刻跑去帮她，並且提議應該送她回家。但是他的同伴鎮靜地打開行囊，取出一只小匣來，說他有一種醫治的膏藥，能立刻醫好她的腿，恢復筋力，她因此無須幫助而能回家，同沒有跌過一樣。但是他倘若給她這許多恩惠，要她給一些報酬，就是給他三束鳳尾草和柳條。

老嫗局促地尖聲說，「醫生，你如此就滿足嗎？」她有些不願舍棄柳條，因為採集是很麻煩的。然而跌碎了腿躺在大道中，不見得快樂。她只得把裙中的柴草送給客人，他呢，屈身用貴重的膏藥貼在她的腿上；老嫗站起來蹣跚而行，比未跌之前反而便捷了。這真是寶貴的膏藥！但是藥舖裏是買不到的。

亨斯問他的同伴道：「你要這些乾柴幹什麼呢？」
同伴答道：「不過是我的幻想！他們在我的眼中看來，比玫瑰花

更美麗和芬芳。我們的幻想是誰都不能解釋的。」

亨斯躊躇了一回，指着聳立空中的烏陣陣的形狀說，『此刻一定要下大雨了。那邊的雲多麼烏黑和濃密呵！』

他的同伴道，『錯了；他們不是雲，是山呵！你決想不到他們頂上的空氣是多麼清澈呢，那裏有雲正像你頭上面有雲一樣，而這巍大的山是在雲的下面。我們奮勇前進罷！』

但是這些雲樣的羣山雖然似乎很近，他們走了整天還沒有走到山麓。山旁都是黑的松林，有大如全鎮的山石散佈各處。所以過山是很困難的。他們就走進一個客棧休息，明天上山時可以健旺些。

旅館中的會客室聚集着許多人，因為有一個做傀儡戲的人剛纔來到，預備着小劇場。人們都聚集在這屋裡看戲。他們坐在椅子中，最好最前的位置爲一肥胖的老屠戶所占，他的猛犬——這樣一隻兇惡的

動物！——站在旁邊，盡力凝視，像別個看客一樣。

戲開幕了。國王和王后，坐在壯麗的寶座上，頭戴金冠。最美麗的小傀儡，有玻璃的眼睛，濃的唇鬚，站在窗門口，執掌窗戶的啟閉，使他們的皇上可以自由享受新空氣。表演是十分的美麗，劇情很平和，很順適，不落淚，不流血，沒有哀情和慘劇，完全是一幕喜劇。正當王后從寶座上起身在地上行走時，那隻大猛犬趁主人專心看戲，忘却牽住牠時，突然躍起，跳上戲台，猛扯美麗王后的細腰，幾乎折成兩段；她的模樣變成怪可怕的了！

可憐的戲班主人無端遭此不幸，悲傷得幾乎下淚；因為這王后是他最可愛的傀儡，在能使犬放下她時，頭已被咬下了。觀客都紛紛散去。亨斯的旅伴走近這可憐的人，竭力安慰他，担保替他治好傀儡。他從筐中取出小瓶來——就是他曾用以醫治老嫗的腿的——敷些膏藥

在受傷的傀儡的身上，隔了一會，不但完全治好了，且有自己運動四肢的能力，不必再牽線；除了不能言語外，簡直像一活人了。戲班主人看見傀儡女王能自己跳舞和行動，喜不可言；別個傀儡都沒有這種能力。

晚間，客店中人都安寢之後，聽聞一種高聲的歎息，時間很長，後來大家起來看看是什麼一回事。傀儡戲主人連忙衝入他的小劇場，因為他覺得這歎息聲是從那裏傳來的。他的眼睛立刻看見一種奇異的景象。國王和兵士們一個個疊起來睡着，繼續不斷的發出歎息聲，且竭力使他們的玻璃的大眼睛表示悲切的懇求，因為他們都要像王后般的敷上膏藥，使他們也能自己行動。同時王后也屈着一膝，高舉美麗的金冕，彷彿哀求說，『只要你用膏藥敷我的配偶和廷臣，就取得我的金冕！』戲班主人很受感動，他立刻走到旅客那裡，向他說，倘若

他肯用他的有神效的膏藥敷四五個最好的傀儡，他願意把明晚演戲所得的錢全數送他。但是旅客說，不要一個錢，也不要他的別種東西，只要他掛在腰裡的大佩刀；佩刀給他之後，他果然敷藥在六個傀儡的身上，遂即嫵娜地跳舞，旅館中的年青姑娘，凡是在場的，都感到一種也要跳舞的衝動。他們便跳舞了；車夫及厨娘，堂倌及使女也跳舞，客人都都加入；就是火鉗也領着鐵鏟作旋轉之舞；但是牠們剛一動脚就一同跌到了。那一夜真是愉快呵！

明早亨斯同他的旅伴穿過松林，爬上高山。他們攀登極高，向下望時，教堂屋頂遠在下面，彷彿分散在青山綠水之間的小紅果，屋舍田畝，歷歷在目——大千世界的這許多美景，亨斯以前永未見過，太陽在蔚藍的天空中和暖地照着，風從各方送來號角的音調——那些音調是多麼甜蜜而自然呵！——淚珠停在他的眼裡，不覺神馳而慰藉。

他的同伴把臂站着，雖然是在沉思，然而上或下，空中或山隙，林間或城市，沒有一件東西能逃過他的銳敏的眼光。這時忽有一種非塵世間所有的音樂似乎在他們的頭上浮過；亨斯抬起頭來，看呀！一隻白的大天鵝在空中飛舞，唱亨斯以前從未聽過任何鳥兒唱過的歌，但那是牠的悲哀死亡之曲呵。音調漸漸微弱，牠的喉部向前彎下，牠慢慢地墮下來，後來他落在他們的足邊死了——可憐的美麗的鳥呵！

旅客說：『這鳥兒的翅膀多麼光華呵！又大又潔白，牠們是很可貴重的。我要帶牠們去。』當他一刀把天鵝的雙翅割下時，又說，『亨斯，現在你看，我用得着這佩刀了。』

他們在山上走了許多里，後來看見山下有一大城，塔和穹廬形屋頂在百數以上，在陽光中閃爍如白銀。城市的中央聳起一座宏壯的大理石的王宮，屋頂用黃金覆着，國王就住這裏面。

我們的兩個旅客並不直進城中；他們先走進一個道旁的小旅館，拂去衣服上的沙塵，因為他們想在現身於城市的街道之前，使自己的模樣整潔些。旅館伙計起始同他們談論國王，說他是一個非常仁慈的善心的老人，在他的一生中從未虐待過誰；但是他的女兒——公主，唉！她是很殘酷的。論到面貌，全世界也找不出比她更美麗的；但她是一個女妖，許多青年和王子都中了她的毒計而喪失生命。她允許一切人——不論富貴貧賤——可以自由向她求婚；無論誰都可以去——王子也好，成衣匠也好，在她都是一樣。她叫猜『我在想什麼？』倘若他能猜真她的思想三次，她便允許和他訂婚，等她的父母去世後，就立為一國之主。但是他若不能猜中三次——至今還沒有人猜中過——她隨即用殘酷的方法處死他；有的絞死了，有的斬首了，這公主是這樣的酷虐好殺呵。她的父親——就是仁慈的老王——很痛心於她的

殘忍，但是他仍不能阻止她，有一次宣言不管她愛情的事——她可以隨她的意。所以每次有一青年王子走去，同她玩這生死關係的賭賽而失敗了，他非絞死就斬首；事前警告他是沒有一些用處的，因為公主能非常的迷惑她所選擇的人。宮中發生這種慘劇，老王是很痛心的，他每年總同全體兵士齋戒一日，整天跪在堅石上，祈求公主殘忍的心變為慈悲；然而慈悲她決不會的。老年婦女都在那一天染黑他們的飲料，表示哀悼之情——他們豈非至矣盡矣了嗎？

旅館伙計講完之後，亨斯大叫道，『可恨的公主！想到她如此的迷惑人心，無論她怎麼漂亮，我不願做這樣一個傻子；我恨她，決不會愛她！』

他正這樣說時，忽聞街上的人大聲喝彩，他匆匆的走到窗口，公主騎馬經過，真是驚艷絕色，人民在驚羨時把她的一切殘酷都忘却了。

，她現身在他們之中，往往引得他們大聲歡呼。有十二個美麗的少女，都穿着雪白的綢袍，各人手中執一枝黃色的鬱金香，騎坐黑駒，在她前面或左右擁護着；公主自己有一匹雪白的駿馬，裝飾極麗。她的騎裝是錦繡的飾以紅寶石及金剛石；她手中拿的馬鞭像日光般閃爍；頭上的金冕彷彿用羣星組成，亮紗似的披肩，是數千各色的蝶翅織成的。她的服飾確實很華美；但是一切的華美，那裡比得上她歡笑的光彩，目光閃爍的有神及高額上所表現的赫奕呢。

亨斯一看見她，血立刻擁上面來，不能出一言。這公主的面貌，同他在父親死的晚上，夢中所見的戴金冕的美麗姑娘竟是一人。他真想不到塵世間竟有如此美貌的女子，他不禁專心愛她了。他想，有人說她是一殘忍的女妖，人們不能猜中她的思想，她就要把他們絞死或斬首，這種傳說不會是真確的。

『無論誰都可以自由向她求婚，就是最貧賤的也有這自由——我要到宮中去向她求愛，因為我覺得沒有她我不能生活。』

他們都竭力勸他放置這種念頭，向他直說，結局不會優於在他之前的那些求婚者的。他的旅伴尤其勸他不要到宮中去，但是亨斯不聽這些友誼的忠告；他小心洗淨衣服，把鞋刷得極亮，盥洗下臉，梳刷長的秀髮，諸事完畢，就獨自動身進城，直抵大理石的王宮。

亨斯敲門時，國王的聲音說『進來！』亨斯進門去了，仁慈的老王走前來迎接他，穿着便衣及拖鞋，但頭上仍戴金冕，一手執圭，一手執球，這都是帝王的威權的表物。他說，『等一等，』他就將金球夾在臂下，可以伸出手指來同亨斯握手，表示熱誠的歡迎。但是他一聽說亨斯是來向他的女兒求婚的，遂苦楚地哭泣，圭和球都滾下地去了，他不得已用便衣拭乾他的眼淚。可憐的老王啊！

他哀告道，「你不要存這念頭吧！否則難免和其餘的人同一結局。到這裏來一看就知道。」

他領導亨斯走進公主的樂園；一種陰森森的景象送入他的眼簾了！許多樹上掛着王子的殘骨，他們都是向公主求愛而沒有猜着她的思想的。風吹動時，枯骨相擊作聲。這種景象和聲音如此可怕，鳥兒都逃避了，不再在這死人的林中休息。花卉把人骨當作竿子，纏繞而上。猙獰的骷髏在花後露齒而笑。這乃是一位公主的樂園呵！

老王對亨斯道，「現在你可以見到你將來的結局了，捨棄你的痴想吧！否則試想將使你多麼受苦；你就是不可憐自己，也得哀憐我呵！」

亨斯親慈悲的老王的手，竭力安慰他，說他很有把握能贏公主，並且他不能沒有公主而生活。

公主出遊回來，同着衆宮女騎馬進宮。王和亨斯上前迎接，祝她安好。她極和愛，伸出手來和亨斯握手，亨斯更狂熱地愛她，更不信人民的話，以爲她是殘忍的女妖了。

他們同到膳廳上，許多美服的小厮進來，將糖果等獻給王，公主，宮女及亨斯。但是老王很憂鬱，不能享用什麼食品。

當日決定亨斯明早再到宮中來，審判官及廷臣都出席作證人。公主問，『我在想什麼？』倘若亨斯第一次猜正了，第二三天同樣再來猜；但是來向公主求婚的，都沒有猜正過一次。

亨斯一點不減少他的自信，反兒漸漸提振起精神；他只想美麗的公主，不信他會不勝利——怎麼會勝利他不知道，他也不去想他，免得引起煩惱。他經過城市，走向旁道的客店時，幾乎快樂得跳舞，他的旅伴已在客店中等候他多時了。

他津津有味地講公主如何溫和，對他如何好，並且稱誦她絕等的可愛。他最渴望明天到來，可以再進宮去，猜他愛人的思想。

但是他的旅伴憂愁地搖頭。他說，『我非常愛你！我們本來還可以同居很久，但是現在我們勢必要分散了！可憐的親愛的亨斯呵！但是，在這最後一晚我不來擾亂你的快樂。我們要過得很快樂；明天你去了，我儘有時間來哭你。』

在這時候城中的居民聽聞又有人來向公主求婚，都覺得很悲哀，劇場關閉了，花園及散步場沒有人跡了，國王及僧侶整日跪在教堂中，製餅的婦女把黑紗條纏在他們的美麗的糖人上，因為他們想亨斯決不會獨有好結局的。

那天晚上，旅客斟了一大碗甜酒，對亨斯說，他必須喝一杯以祝公主的健康。但是亨斯剛喝乾第一杯，隨即覺得眼簾發重，站立不

——他倒在椅中睡着了。他的旅伴輕輕地舉起他來放在床上。現在天色已經很暗了。他取出從天鵝身上割下的大翅膀，縛在身上。於是拿着老嫗給他的鳳尾草，開了窗戶，一直飛到大理石的王宮，躲在公主臥室的窗隅。

城中萬籟無聲。直到十二點還有一刻時，公主的窗戶開了，公主穿著鬆散的白外套，鼓動大的黑翅膀，飛出去了。她飛過城市，向遠處的一座高山飛去，但是亨斯的旅伴立刻施用隱身法，緊隨着公主。這是多麼快樂的遊行呵！但是旅客用鳳尾草束在空中舞了三次，口中喃喃有詞：『起風！東，南，西，北一齊起風！』四方都起風了，在空中衝突，打在公主的臉上，吹起他的白披肩來，拍拍飄舞，直到後來好像一面大帆張在她的兩旁。

公主嘆息道，『多麼冷呵！冷得真難受！風多大呵！』後來她到

了山上，用手輕擊幾下，雷霆般的隆隆的聲音從山中發出，山就分開兩邊了，公主走進去，亨斯的旅伴仍舊跟隨着；然而他隱了身子沒有人能看見他。

他們經過了一條寬闊的長廊，兩邊的牆壁異樣的閃爍着，比一千個赤熱的蜘蛛在牆壁上奔上奔下還要希奇。這條走廊通一座用金銀造成的大會堂；生長在牆上的紅紅綠綠的花，其大如朝陽花，也發射光彩；但若有人受了他的迷惑，因此走近去採，他立刻發見他們的青的盤曲的梗子其實是毒蛇的身軀，那假的花卉是這些毒蛇的嘴裏所吐出的紅綠的火焰所凝成的。天花板用火螢和蝙蝠所組成，他們不絕的鼓動單薄的微藍的翅膀。大會堂的中央有一寶座用四付馬骨支持，鋪着紅蜘蛛的網；寶座自身是乳白色的玻璃，坐褥的中間放着小黑鼠，他們互嚙尾巴，咀嚼的叫。寶座上面張着一把紫蜘蛛網的傘，飾以最美

麗的小青蠅，都像寶石一樣發光。寶座上坐一老山怪，猙獰的大頭上戴一金冕，手執一圭。他在公主額上親吻，吩咐她坐在旁邊。音樂隊開始奏樂。黑的大蚱蜢吹口琴，鴟梟『Tu-Whit ta-Vhoo,』地叫着。確實是非常和諧的。小泥雪頭上發出磷火，在廳上盤旋跳舞。山怪宮中的貴人極傲岸的走入大會堂，極力保持他們的威嚴；但是他們的虛僞逃不過旋客的銳敏眼光。旅客這時駐身在寶座的後面，一切都看見和聽聞，雖然沒有人能看見他；這些貴人其實不過是掃帚柄，山怪用符咒給以生命，再穿上美麗的衣服罷了。他原來是用他們來維持他的壯嚴的，對於他們還有什麼奢望呢？

在跳舞開始之後，公主對山怪說新來一個向她求婚的人，明天他到宮中來猜她的思想時，她應該想什麼。

山怪答道，『聽着！我來告訴你。選擇極容易極簡單的事情，他

所不高興去想的。你想你自己的鞋子——他決不會猜，你就能割下他的頭。但是，記着！不要忘却，明天把他的眼珠帶給我，我有用處，否則我要你自己的。記牢我的吩咐。」

公主深深地鞠一躬，允許決不忘却。這時山怪念念有辭，山隆隆發聲，又裂開了，公主從裂縫中飛出。旅客也跟了出來，用他的鳳尾草召集四方的風，更爲猛烈：公主受了冷風的侵襲，深深地嘆息，連忙回到她的寢室中。旅客也很疲乏了，迅速地飛回亨斯所睡的房中，拿去翅膀，躺下休息。

清早亨斯醒了，起身下床。他的旅伴也醒了：他對於昨晚冒險飛出，以及看見山怪的情形一句也不提，不過懇求亨斯到宮中去時，千萬要問公主，他是否想他自己的鞋子。

亨斯答道，『我准定這樣猜，我深信天使在晚間告你這個，朋友

，我希望而且相信天使是在我的左右。但是現在讓我們告別罷，倘若我猜不正，我將再不能見你了。」

亨斯起身到宮中去。寬廣的讌會廳上擠滿了人，廷臣都坐在安樂椅中，有鴨絨的墊，靠他們的頭，因為他們想了這許多的難問題得了頭痛病。亨斯走進去時，老王站起來，用白手巾揩乾他的眼淚，正當這時候公主來了。她的模樣比昨天更可愛，現着得勝的笑容向全體致敬，真足使人着迷呵！她特別對亨斯伸出手來說，「朋友，早安。」

現在開始要猜了：「我現在想什麼？」她說話時，嬌滴滴的望着亨斯，但是不久她聽聞亨斯說出一個「鞋！」字時，他面色轉白，四肢都發抖。但是這都於她無補——她不能否認亨斯猜正了。

好呀！慈悲的老王是多麼快活呵！他跳起來，快樂得把拖鞋踢入空中；觀衆全體鼓掌，有的是贊美國王，有的是表示他們對於亨斯勝

利的愉快——因爲至少這一天是勝利了。

他的旅伴聽聞他成功了也很滿意；至於亨斯自己呢，合掌感謝上帝，得以免於死的危險。但是就在明天，他還要受第二次的試驗。

這天晚上，就像昨晚一樣過去了。亨斯一睡着，他的旅伴就飛出去，跟着公主到山怪所住的山中；然而這時候不但帶着老嫗的鳳尾草，并且帶了一束柳條，喚風使雨，大雨直注到公主的身上，她不得不到山中去躲雨。山中誰都看不見旅客，然而他在那裡却一切都逃不過他的耳目。就在這時，他們議決公主想她的手套；亨斯遵照了旅伴的教訓，自然就猜正了。宮中是多麼的歡欣呵！

廷臣全體欣喜踴躍，像國王前次一樣；但是公主呢，她投入睡椅中，一言不發。

現在亨斯只要再猜一次。倘若他在第三天也猜正，他所熱烈鍾愛

的美麗的公主就要做他的妻子，老王死後他將統治全國；但是他倘若猜錯了，那末他一定生命不保，他的一雙藍眼珠將被當作貢物送給刁惡的山怪。

那天晚上，亨斯比往日睡得更早，并且隨即酣睡了，他的旅伴便將天鵝的翅膀縛在身上，把佩刀扣在腰帶上，手中執了三根咒棍，預備妥貼，就飛往大理石的皇宮。

夜色漆黑，已經起了風；但旅客把他的咒棍每根舞了三次，引起大雨和風雹，煞是可怕。園中的樹木被狂風吹得像蘆葦一樣垂下。電光閃閃，雷聲隆隆，彷彿終夜不會停止。窗戶開時，公主從室中飛去。她面容灰白如死色；她原來不怕風雨的，因為她慣於在風雨中尋快樂；但是這一夜她的白袍被風吹起像帆一樣張滿着，無情的雨流在她的臉上，雹石向她身上亂打，她忍着痛慢慢的向前飛去，她的翅膀幾

不能舉；她時常想落下地去。再後她達到山上了。當她走進山中時說，「外面的風雹真可怕，這種天氣我從來沒有遇到過。」

山怪答道，「天時的變遷原來是無常的。」

公主顫聲的告訴他說，亨斯又猜正第二次了：倘若他第三次的試驗又得勝了，她就永不能再到山裡來，永不能遵守她的誓言，再獻貢物於山怪——她的生命將要不保；就是山怪釋放她自由，她也不能生活，因為她費了許多精力所學成的魔術將受禁止。所以她苦楚地哭了。

山怪答道，「不用怕！他這次總猜不着了！我將搜索些他終身永不會想到的事情，除非他有比我更高的魔術。現在我們且快樂着！」他攙着公主，同她在廳上跳舞，泥雪們也同樣的舞着，紅蜘蛛在閃爍的牆上跳上跳下，鷓鴣盡力的叫；蟋蟀聲唧唧，蚱蜢吹着口琴。

他們跳舞疲倦之後，公主說她一定要趕快回家，因為她怕宮中不見了她要找尋。山怪似乎不願意離她，就說他要護送她回家，可以多一些時候在一起。

他們就飛入風雨中，旅伴揮動他的三根魔棍，在他們後面跟着；山怪在匆促之間沒有覺察。他們飛到宮中時，他向公主告別，同時低聲對她說，『明天你想我的頭！』但是又被亨斯的旅伴聽聞了。公主從窗口溜入她的房中。正當山怪要轉過身來，飛回山中時，旅伴揪住他的黑鬚，拔出腰劍把他的大怪頭斬下，軀幹擲入海中喂魚，頭，他不過在水中浸了一下，包在他的絲巾中，帶回旅邸。一宿無話。

明早他把包裹給了亨斯，吩咐他要在公主叫他猜她的想念時，纔解開來。

那天國王的大會堂中人衆擁擠極了，宛如許多紅蘿蔔細成一束，

互相踐踏鄰人的足趾。審判官及廷臣都坐在他們的安樂椅中，有柔軟的鵝絨墊子，可以枕頭。老王穿着一套全新的衣服；他的金冕及圭也都擦過，光亮耀目。惟有公主面色灰白，全身黑衣，彷彿要去送葬的樣子。

她第三次問亨斯，『我在想什麼？』亨斯立刻解開手巾來，忽見是個山怪的獯獯的頭，駭得向後退走。全場的人都駭了一跳。公主像石像般一動不動的坐着，不發一言。後來，她站起來，伸出雪白的手給亨斯，表明他第三次也猜得不錯，得到勝利了。她不對亨斯望着，也不看在場的人，她的眼光釘住手巾中的惡形的頭，氣息很重，嘆息着說，『現在你是我的主人了！今晚一定要舉行我們的婚禮了。』

老王叫道，『是的，就在今晚；我真是快樂呵！』全場的人也都在大聲喝采！

音樂隊在街中奏起樂來了，教堂裡的鐘也全體響了，製餅的婦女都連忙揭去披在糖人身上的黑紗，因為悲哀現在變為歡樂了。三只牛整個兒在市場中燠炙，此外還有雞鴨等物，不計其數；無論誰，只要他願意，都可以來喫。泉中流着酒不流着水了；倘若你要到餅店裏去買一辨士的小麵包，他將給你六個甜饅頭，裏面有葡萄乾的。

晚間全城雪亮，兵士們放着槍，小孩子往來奔跑，放他們的爆竹：宮中的士女有喫的，有喝的，有跳舞的，有唱歌的——說不盡的快樂。獨有公主面容失色而悲哀；亨斯雖然很愛她，她却不愛亨斯。後來亨斯很失望，走到他的旅伴那裡，請問她如何能獲得新娘的愛情，使她臉上露出笑容。旅伴給他一個小瓶，瓶中盛着像水一樣的無色的液體，再給他三根羽毛，是從天鵝的翅膀上拔下的，吩咐他用這三根羽毛浸在液體中，於是把沾在羽毛上的水滴灑在公主的額上——每根

羽毛灑三次，她的邪術就解了。亨斯遵照着這旅伴的話去做。他用第一根羽毛在公主的額上灑了三次，她大叫一聲，變成一只墨黑的天鵝，有一雙燦紅的眼睛。他再用第二根羽毛灑這黑天鵝，她就除了喉部，有一黑鈴外，全身都變爲潔白。他浸第三根羽毛，在白天鵝的身上灑了三次，天鵝不見了，他所鍾愛的公主，比以前可愛一千倍，站在他的面前，兩頰微紅，眼睛非常慈和，含着感謝和快樂的眼淚。

她同亨斯說，數年之前，她獨自出外散步，走近妖怪的山旁，天色已不早，妖怪把她捉去。山怪驚賞她的美貌，施用符咒蒙住她，供他的驅使。這些符咒的力量極大，就是山怪死了，她也不能擺脫。她再三感謝亨斯，把她從可恨的妖術中解放出來。

慈悲的老王及羣臣，在公主復原之後，更爲喜悅。這時亨斯的旅伴，手中執着杖，背上駝着包，到宮中來向亨斯告別。亨斯極懇切的

抱着他，留他同居，分享他的幸福。但是旅伴搖搖頭，慈和地說，『不能，我要去了。現在我的債已經償還了。你還記得那教堂中的死人他的歹心的債主要把他擲出棺外麼？你付出你所有的錢使他得以安息。我就是那個死人呵！』說完，他就不見了。

結婚的筵席延至一月才終止，亨斯同美麗公主相愛極篤。慈悲的老王過着許多快樂的日子。他最喜歡的是他的小外孫，他時常在老王的膝上玩弄白圭。亨斯統御全國，成爲一個強有力的君主。

醜小鴨

那是夏天時候；鄉間的風光很美麗；有黃的麥，綠的橡樹，乾草堆起在青草場上，鸚鳥傲然挺直長的紅腿，操着埃及語，這是他從母親學來的。濃密的樹林佈滿在田陌及草地的邊沿，一條深的河穿過樹林的中間。是的，在這鄉間確實是很美麗的呵！陽光暖 and 地照在一座舊的府邸上，圍着深的溝，從牆到河邊長着高大的牛蒡葉，其高能容兒童直立在裡面，不會被外人窺見。這個地方像樹林的最深處一樣的幽靜冷落，惟其如此，一只母鴨才選定那裡做窠。她覆在她的卵上；但是她起初感到的快樂現在差不多消滅盡了，因為他在那裡很久，而來訪她的又異常之少，因為別的鴨寧可在溝上游泳，坐在牛蒡葉的中央，不願來同她閑談。

後來鴨蛋一個一個的裂開。蛋都活了，探出一個一個的小頭來。母鴨說，『呻，呻！』小鴨都爬出殼來；他們在綠葉之下向四面探視；因為青色是對於眼睛有益的，所以他們的母親讓他們任意看得多麼長久。

小鴨說道：『這世界多麼廣大呵！』他們覺得現在所處的地位同以前在狹小的蛋殼中是極不相同了。

母親道：『你們以為這就是世界的全體麼？牠從園子的那邊直伸張到牧羊的田邊啦，不過我永沒有到過那裏。你們是都在這裏了麼？』他站了起來。『不，不是全體，那個最大的蛋還在這裏。這個還要多麼久才會孵化呢？我是厭倦極了！』於是她又坐下。

有一老母鴨來訪她，對她問道：『喂，你的事情進行得怎樣？』母鴨說道：『這一個蛋使我坐得這麼長久；牠還不破裂；但是你

看看別的小鴨啊！在我的生平所見到的，要算他們最美麗了；他們都像父親——就是那個無一長足取的漢子，他至今還沒有來看過我一回咧！」

老母鴨說道，「讓我來看看那個沒有破的蛋；那或許是火雞的蛋呵。我自己也會上過一回當，那些小東西真麻煩呢；因為他們是怕水的，我不能帶他們在水上游泳。我叫喚和責罵，竟都毫無用處。但是且讓我看看這個蛋——吁，是呀！那是不錯，是一個火雞的蛋。你還是離開牠，教別的小東西去游泳罷。」

母鴨道，「我將再覆些時候。我已經覆得這麼久了，我總想使他孵化。」

「那不關我的事，」老母鴨說着，搖擺而去了。

大卵後來破裂了。這個小東西「呶呶，呶呶！」叫着，走了出來

——但是，他是多麼大和醜陋呵！母鴨看着他說，『那是大而強健的動物，別的沒有一個有一點像他；他莫非是一只小火雞嗎？哦，我們不久可以知道；看他能不能到水中去游泳。』

明天，氣候晴朗，陽光暖 and 地照在綠葉上，母鴨同着全家走下溝去：她便躍入水中。『呷，呷！』她叫着，小鴨一只只的跟着跳進去。水冒過他們的頭，但是一忽兒都昂起了，共同游泳着；他們的腿不用力的動着。全體都在那裏，就是那隻灰色的醜小鴨也在。

老母鴨道，『不，他不是火雞，只要看他動腳時多麼美觀呵！他游得這麼起！他是我的孩子：湊近看他時，他的確也是很美麗的。呷！呷！現在同我來，我將帶你們到陸地上去，引導你們進鴨場；但是靠近我走，否則有人要踐踏你們；並且當心貓來。』

他們走近鴨場。忽有一種可怕的聲音；兩只小鴨在那裡爭奪剩餘

的鱈魚，後來被貓攫去了。

母鴨也愛喫鱈魚的，她摸摸嘴說，『看着，我的孩子，世界上的事都是這樣的。現在把你們的腿並攏，對着那邊的老母鴨鞠躬。她是現在一切家禽之中最卓然不羣的，並且是西班牙種，這就是她容貌尊重的原因。看呵，他的腿上有一塊紅布呢！這是非常美麗的，而且是最光榮的；你們不要把腳縮攏了；一只教育得好的小鴨常分開她的腳，像他的父母一樣，看呵，就是這樣的！現在彎下你的頸子，說一聲『呻』。』

他們照着母親的命令做。場中別的鴨對他們看着，高聲說，『看呵，我們又有許多兄弟了，彷彿有了我們還不够；噫！那一只多麼醜；我們真看不過去。』立刻有一只鴨飛近他去，在他頸部咬了一口。

母親說，『讓他去，他又沒有傷害誰。』

『是的，但是他是這樣大而且這樣難看，所以他應該被戲弄的。』
腿上繫紅布的老母鴨說：『我們的好母親有這些可愛的孩子，都是很美麗的，只有一個不好；我幾乎要他想他再能孵過。』

母鴨說：『那是不可能的。他的確是不美觀，但他是一個極和善的孩子，同別個游泳得一般好，只有更精熟些。我想他會長成同別個一樣，或者會看得小些。在卵殼中特別長久，這是他不同的原故。』
她搔搔小鴨的頸部。並且撫摸他的全身。她又說，『並且他是一個雄鴨；我想他真長得雄壯，所以他不必管這些；他自己會開闢出他的前程來的。』

母鴨又說，『別個鴨都極美麗。你們回家去罷，倘使你們找到鱈魚的頭，拿來給我。』

他們果真回去了。

但是這可憐的小鴨，他最後走出蛋殼，是非常的醜陋，受鷄和鴨的咬，啄和戲弄。他們都說，『他是多麼大呵！』火雞入世時是帶着跛來的，所以他幻想他是一個皇帝，撲起自己的身子像張滿帆的一條船，向小鴨走近去。這可憐的小東西，幾乎不知所措；他十分煩惱，因為他是如此醜陋，竟成了家禽場上的話柄。

這樣的過了一天，後來情形愈變愈壞了——這可憐的小鴨受盡大家的欺侮。就是他的兄弟姊妹也虐待他，常說，『貓來攬你去，你這惹厭的東西！』母親道，『唉，你只可以避開了！』鴨咬他，雞啄他，餓家禽的女郎踢他。他跳過籬笆：矮樹叢中的小鳥都見了害怕。小鴨想道，『都是因為我的醜陋呵。』他閉着眼睛儘向前跑，後來他走近一個池塘，有幾隻野鴨住在這裡，他就在這裏住了一夜，又疲乏又不舒服。早晨野鴨飛起，看見了他們的新伴侶。他們問道『請問你是

誰？」我們的小鴨向四面轉身，對他們行敬禮。

野鴨說道：「你真是非同尋常的醜陋！然而，這個不關我們的事，不過你不能娶我們的同族。」可憐的小東西呵！他何嘗想到娶親：他不過求他們允許他睡在蘆葦中，飲池中的水。

他在這裡住了兩天——第三天天上飛來兩隻鴈鵝，他們出了蛋殼還不久，這從他們的粗鹵就可以知道。

他們說：「你聽着，你雖醜陋我們却非常之喜歡你；你願意同我們來做一候鳥嗎？在那邊一個池沼上，離這裏不遠，有幾隻可愛的鴈鵝，他們時常「嗞，嗞，」的叫着。像你這樣的醜陋，你還是依從我們的話去碰碰運氣罷。」

嗞！立刻有一鎗射來，兩只雁鵝都死在蘆葦中了；水被血所染紅了；嗞！又打來一鎗；全羣的雁鵝都從蘆葦中飛出，接着又來一鎗。

有一隊獵夫：他們埋伏在四圍，有幾個坐在樹中，樹的枝幹遮蓋着池沼。藍煙從密林中升起，彷彿一陣霧露，漂浮到水上就消滅了；獵犬在泥中跳躍，蘆葦向四面彎下——這可憐的小鴨多麼驚怕呵！他轉過頭去想藏在翼下，一剎那間，有一最可怕的狗走近他去，舌頭垂下嘴來，眼中閃着凶光。他看着我們的小鴨張大嘴來，露出尖銳的白齒，但是，潑，潑！他走去了——沒有傷害他。

他嘆息道：『哦，謝天謝地，我長得這樣醜，連狗也不要吃我了。』現在他安靜地留在那裏，雖然鎗聲還不絕地在蘆葦中穿過。

直到晚間，鎗聲方才停止，然而這可憐的小東西還不敢動一動；他等了幾點鐘纔向四面探望，於是匆匆的離開池沼，盡力向前跑；他跑過田陌和草地，雖然風聲很緊，他進行時有些困難。

晚間他走到一所破舊的大草屋，破舊得不知向那面傾圮，所以還

直立。風吹得很猛烈，我們的可憐的小鴨只得坐下來抵抗風；但是風愈吹愈兇了。於是他注意到小屋的門已失却一樞紐，歪斜的掛着，他可以從裂縫中爬進屋去。他就爬進去了。

這個房子裡住着一個老嫗。她有一貓和一鷄；她稱貓爲小兒，貓知道豎起身來咪嗚，咪嗚的叫；他還能撲滅火星。鷄有很短的腿，所以被稱爲『矮腳鳥』：她產極大的蛋，老嫗愛她如自己的兒女。

明朝，他們看見新客了；貓喵喵叫，鷄咯咯啼。

老嫗問道，『什麼事？』她四面張望：然而他的目光不佳，所以她把小鴨當作一只迷路的肥鴨。他說『這真是意外之喜，我現在將有鴨蛋了，倘使他不是一只雄鴨：我一定要試一試。』

因此這小鴨被試了三星期，但是沒有生下一個蛋。

貓是屋裡的主人，鷄是主母，他們慣常說，『我們同世界』，因

爲他們想像自己不但是世界的一半，而且是好的一半。小鴨以爲他可以持一不同的見解，但是母鷄不答應。

她問道：『你能生蛋麼？』

『不能。』

『哦，那末，請你不要開口。』

貓說道：『你能豎起身子來麼？你能喵喵的叫麼？』

『不能。』

『哦，那末懂道理的人講話的時候你不應該插嘴。』

因此小鴨獨自坐在角落裡，心裏很不舒服；然而他適巧想到新鮮的空氣及燦爛的陽光，這些思想引起他強烈的願望，想再游泳，他就耐不住把這個意思告訴了母鷄。

母鷄說：『你發什麼瘋？你沒有事做，所以儘這樣痴想；或者生

蛋，或者喵喵叫，你就忘却這些痴想了。」

小鴨道：『但是游泳是非常快活的呵！當水冒過你的頭，你沈入水底時是非常快活的呵。』

母雞道：『哦，那是一種古怪的娛樂；我想你一定是瘋了。不用同我說，去問貓——我曉得他是最聰明的動物——他是否喜歡游泳，或者沉在水底。問問我們的主人——就是那個老嫗——世上沒有誰更比她聰明的；你以為她樂於游泳，在水中讓水冒過她的頭嗎？』

小鴨道，『你不瞭解我。』

『什麼，我們不瞭解你！你以為你自己比貓和老嫗更聰明麼？不用來對我說。孩子，不要空想這種事情，應該感謝一切好意的指點，你不是住在和暖的屋裏嗎？你難道沒有可以學的東西麼？但是你是一個傻子，同你做什麼事是很厭煩的。相信我，我是要好。我對你說

的是逆耳之言，然而非有真友誼不會這樣指點你的。來，你且不要怕麻煩，學習喵喵叫，或者生蛋吧。」

小鴨道，「我想我要再到空曠的世上去。」

母雞答道，「好，去罷。」

小鴨就去了，他在水面上游泳，又沉入水底，但是一切動物因為他的醜陋都避開他了。秋天來了，樹葉變為赭色，被風吹得跳舞，空氣非常寒冷，時常下雪，烏鴉坐在籬笆上嗚嗚啼——可憐的小鴨實在是不很舒服呵！

一天晚上，落日照得異常光明，一羣大而美麗的天鵝從樹叢中飛出，小鴨以前從未見過這樣美麗的東西；他們的羽毛白得發光，他們有苗條的長頸。他們是天鵝；他們一齊叫了一聲，展開長翅來，從這些冷的地方飛到暖和的國度裡去，經過空曠的海。他們飛得很高很高

的！小醜鴨有一種奇異的感覺；他在水中像一個水輪圍團轉，伸長頸子看他們，而且發出這樣一種高大奇異的叫喊，幾乎自己也害怕了。唉！他不能忘却他們，那些高貴的鳥兒啊！那些快樂的鳥兒啊！當他看不見他們時，他沉入水底，他再浮起時，幾乎要發狂。他不知道這些鳥兒叫什麼，也不知道他們飛到那兒去，他以前從未愛過什麼，然而他很愛他們；他並不妒忌他們，他永不會想自己能這樣美麗；倘使鴨場上的鴨只要能容納他這可憐，醜惡的動物，他已經十分滿足了！

冬天是這樣的寒冷！小鴨不得不在水中往來游泳，使水免於冰凍；但是他游泳的空隙每夜縮小；冰塊凍得格格地響，小鴨不得不用他的腿阻止水的冰凍；後來疲乏了，他僵臥在冰塊中。

清早有一農夫走過，看見了他，用木靴把冰敲碎，將他帶回家去給他的妻子。

他醒來了；兒童同他遊戲，但是我們的小鴨以爲他們要戲弄他，心裏一怕就跳進牛奶桶裏，牛奶濺得滿屋！女主人拍着手叫喊；他又跳入放牛油的盆裏，又跳入麵粉桶，又跳了出來，這時他的樣子多麼奇怪呵！

婦女叫喊着，用火鉗去打他；兒童爭先跑去想捉他，哭聲與叫喊聲並作。他很徼倖門戶開着，就跳出門去，從樹叢中跳到新落的雪地裏——他躺在那裏彷彿在夢中一樣。

講到他在嚴酷的冬季所承受的苦痛太可悲傷了：他正躺在蘆葦中的一個池沼上，太陽又起始暖和地照着，百靈鳥歌唱，明媚的春天又回來了。

他重振羽翼。他的兩只翅膀比以前更強壯了，載着他迅速的前進，等到他停止，他已經在一個大花園裏，蘋果樹正開着，丁香花散出

芳香，他們的長的綠枝垂入蜿蜒的溝道裏。萬物都是如此的可愛，都充滿着春氣！從蘆葦間飛出三隻美麗的天鵝。他們傲然展開羽翼，天鵝是非常輕飄的呵！小鴨見了這光榮的動物，心中感到異常的憂鬱。

他說：『我將飛近他們那些尊貴的鳥兒！他們也許要處死我，因為像我這樣醜而敢於去親近他們；但是我不管，與其爲鴨所咬，鷄所啄，饑家禽的女郎所踢，以及冬季忍受那麼多的苦痛，寧可被他處死的！』他飛入水中向美麗的動物游近去；他們見了他直向前來迎他的。這可憐的動物說道，『單願處死我，』他低下頭來希望一死；但是他在水中見了什麼呢？他看見自己的影子，不再是一隻肥滿，醜陋的灰色鳥——他是一隻天鵝啦。

只要是從天鵝的蛋裏孵出的，曾在鴨場上生長可以不必管得。

這個好鳥兒覺得自己是被自己所經驗到的一切苦惱及災害所抬舉

出的。他現在真不能估計自己的快樂，大的天鵝繞着他游泳，用喙撫摸他。

有幾個兒童正在園中奔馳；他們把穀和麵包投入水中，再小的一個叫道，『有一隻新來的！』別個兒童也叫道，『是的，來了一隻新天鵝！』他們鼓着手掌跳舞。他們跑到父母那裏，拿了麵包和餅投入水中，各人都說，『這隻小的是最好，這樣幼小和美麗呢！』老的天鵝對他鞠躬。這隻小天鵝覺得很含羞，把他的頸藏在翅膀裏；他幾乎不知所措。他是太快樂了，但是仍然不驕傲，因為有了善心是永不驕傲的。

他記得他如何被欺侮和戲弄，現在他聽聞每個人說，『他在一切美麗的鳥兒中是頂美麗的。』丁香花對他垂下樹枝來，陽光燦爛地照着——他震動他的翼，伸長他的頸，心中快樂地說，『當我是醜陋和

被人蔑視的小鴨時，那裏夢想得到這麼多的快樂呵！』

牧 豕 郎

從前有一可憐的王子，他有一塊領土；他的領土是極小的，但是其大還很够容他結婚；他就想結婚了。

在他要對皇帝的公主說，『你願嫁我嗎？』確實是很唐突的。但是他竟如此辦了；因為他的聲名廣播四方；有一百個公主將回答『可以！』『感謝你的垂愛。』這位公主將怎麼說呢？聽着！

王子的父親埋葬的地方，生長着一株玫瑰樹——一株最美麗的玫瑰樹，每五年只開花一次，剛巧在這時候開了一朵花，並且這是一朵玫瑰花呵！他是芬芳四溢，誰嗅到他的香味，便能忘却一切心事和憂鬱。

並且，王子有一夜鶯，她唱得如此動聽，彷彿一切甜蜜的曲調都

藏在她的小喉嚨裡。所以公主能有玫瑰和夜鶯；他們照例被裝在銀盒裡送給她。

皇帝帶着銀盒走進大廳，公主正同着宮女在那裡玩；她看見銀盒中裝着禮物，不禁拍手歡呼。

她叫道『不要只是一隻小花貓呵！』但是綴着美麗的花的玫瑰遂即送進她的眼簾了。

宮女齊聲說：『牠製紮得多麼美麗呵！』

皇帝道：『牠不只是美麗，而且是迷人呢！』

但是公主的手一觸着牠幾乎哭了出來。

她說：『唉，爹爹！牠完全不是製造的，牠是天然的可呵！』

宮女都叫道：『嘻！那是天然的。』

皇帝提議道：『讓我們來看看別一銀盒中裝着什麼，且不要發脾

氣。』開出盒來，乃是一隻夜鶯，歌聲嘹亮，起初沒有人能誹議牠。

宮女叫道：『漂亮呵！令人着迷呵！』

有一老武士說：『聽了這個鳥兒的歌唱，使我想起先後的琴箱，是的！這是同樣的曲調，有同樣的美妙。』

『是的！是的！』皇帝說，他想起往事，哭得像孩子一般了。

公主道：『我還希望他不是一隻真鳥。』

『但他是一隻真鳥呵！』曾拿牠的那些人說。公主答道：『那末放他飛去吧；』她堅執地拒絕與王子相見。

然而王子並不因此氣餒。他在臉上塗了赭和黑的顏色：把帽子歪戴在耳上，敲皇宮的門。

他說：『我主陛下早安！我能在宮中當差嗎？』

皇帝道：『可以；我要用一個人看豕，因為我有許多豕啦。』

因此王子被委爲『皇家的牧豕郎』。豕圈旁有一間污穢的小屋，他整天坐在那裡工作。夜裡，他製造一隻美麗的小炊鍋，小鈴掛在他的四圍；鍋中沸滾時，這些鈴丁丁地響，最迷人地唱着這闕老曲調：

『唉！親愛的奧古斯丁，

一切都失却，失却，失却了！』

但是更有奇妙的事情，無論誰把手指放在這炊鍋的煙裡，立刻嗅到城中家家竈上所燒的菜蔬的美味；這是同玫瑰花極不相同的東西呵。有一天，公主碰巧在那裡經過；他聽聞這曲調，靜默地站定，似乎很快樂；因爲他能彈弄『親愛的奧古斯丁』；她只知道這一闕，她用一個手指彈弄的。

公主說：『這是我常彈的調子呵！這個牧豕郎一定受過完善的教育！進去問他這樂器要多少錢。因此一定得有一個宮女跑進屋去，但

是她先穿上木質的拖鞋。

宮女問道：「這個炊鍋，你要什麼代價？」

牧豕郎說：「我要向公主親吻十下。」

宮女說：「好，當真！」

牧豕郎接下說：「少，我就不賣。」

公主問道：「喂，他怎麼說？」

宮女答道：「我真不能告你說；太不成話了。」

「那末你湊近我的耳朵說吧；」宮女因此說了。

公主道，「他真太不自量！」說着向前進行；但是她只走了一些路，鈴又美妙地唱：

「唉！親愛的奧古斯丁，

一切都失却，失却，失却了！」

公主說：『站住問他一聲，他願否向我的宮女親吻十下。』

牧豕郎答道：『不能，謝謝！要末向公主親吻十下，否則我寧可自己留下這隻炊鍋。』

公主說：『這真是做弄人了！但是你們一齊站在我面前，沒有人會看見我們的。』

宮女站在她前面，展開他們的衣服；牧豕郎親了十吻，公主得到炊鍋。

炊鍋日夜的沸滾，真有趣！全城的人家，上自御前大臣，下至補鞋匠每餐所炊的菜蔬他們完全知道；宮女拍着手掌跳舞。

『我們知道今日的午餐，誰有肉汁，誰有油煎餅，誰有肉片，誰有雞蛋，多麼有趣呵！』

『是的，但是保守我的秘密，因為我是一個皇帝的女兒呵。』

牧豕郎——就是說那個王子，因為別人只知道他是一個可憎的牧豕郎——不讓一天天白過了，不做一些事情；他後來造成一個急響器，當他旋轉時，發出跳舞的各種調子，自天地開闢以來，從未有人聽聞過的。

公主路過的時候說：『這真優美極了！我從來沒有聽過比這更美妙的音樂！進去問一問他這樂器的價值；但是記着，他不能再要求親吻！』

進屋子去問的宮女回來說，『他要向公主親吻百下！』

公主答道，『我想他是在那裡發昏了！』說着向前進行；但是她走了幾步又站住了。她說：『人應該獎勵藝術，何況我是皇帝的女兒呢。對他說，他可以同昨天一般，向我親吻十下，其餘的可以取償於宮女。』

她們說，『唉！我們全不樂意這樣幹！』公主問道，『你們咕嚕什麼？倘若我能向他親嘴，你們一定能夠的！想想，你們一切都是我供給的。』因此宮女們不得不再到他那裡去。

他說：『向公主親吻一百下，否則各管各的事。』

公主說，『站在四面！』宮女們圍住她站着，親吻接連的進行。

『有什麼原因這樣一羣人會聚在豕圈的附近呢？』皇帝說。

他擦擦眼睛，戴上他的眼鏡。他們是宮女，我一定要下去看他們幹什麼。』因此他穿起拖鞋，因為他已經把他們踏在腳下了。

他走進庭中時，遂即偷偷地走前去，宮女們正專心一致在那裏計算親吻的次數，沒有看見皇帝。他舉起腳跟來。

『這是怎樣一回事？』他說，當他看見正在進行的事時，他用拖鞋打公主的面孔，這時牧豕郎正親到第八十六下。

皇帝大聲叫道，『滾出去！』因為他是非常發怒；公主及牧豕郎被逐出城。

現在公主站着涕泣，牧豕郎詈罵，天下雨不止。

公主道：『唉，我真是苦命的人！倘若我嫁給了那個美麗的少年王子，便不致如此！唉！我是多麼不幸呵！』

牧豕郎走到一株樹背後，把面上的赭黑色洗去，棄掉污穢的衣服，披上王子的袍掛；他的外貌如此高貴，公主不禁向他鞠躬了。

他說：『我是來嘲笑你的。你不願嫁給一個高貴的王子！你不能賞識玫瑰和夜鶯，但是你竟爲了一種不值錢的玩具向牧豕郎親吻。你真活該。』

他於是回到自己的小國裡去，當她的面把宮門關閉。現在她正該唱：

『唉！親愛的奧古斯丁，

一切都失却，失却，失却了。』

小人魚

一

在遠處浩瀚的海洋中，水像最可愛的穀花一般藍，像最皎潔的水晶一般明淨，深不見底，從最深處到水面，可以堆起無數座的寶塔，人魚們就住在這裡。

你們不要以為水底只有沙泥；不，真是差得遠！這個地方生長着許多奇麗的花草樹木，他們的枝葉都很柔軟，水微微波動時便上下搖曳，好像活的動物。大大小小的魚兒在枝葉之間穿梭似的游泳着，正像鳥兒在我們的樹林中往來飛翔一樣。

海水最深處有一座魚王的宮殿。宮殿的牆是珊瑚築成的，窗門是琥珀做的；屋頂是蚌殼造成的，波浪流過的時候，不斷的開闔着，非

常的壯麗秀美，蚌殼中含有許多閃爍燦爛的珠寶，陸地上的國王只要在冠冕上有一顆這樣的珠寶，已可稱爲最貴重的飾物了。

住在這宮中的魚王已經寡居了許多年，一切家務都是他的老母親代爲料理。她很誇耀自己的生世和地位，因此在尾部佩戴十二個螺螄；而別的海族，就是很高貴的，也只許佩戴六個；但就全體而言；她確是一個明達事理的婦人。她對於六位小公主（她的孫女）的鍾愛，尤其是值得讚美的。這六位公主都很美麗，而小公主最爲可愛；皮膚柔嫩如玫瑰花瓣，眼睛深藍如海水，像其他的人魚一樣，她沒有腳；他的下身是魚形的尾巴。

公主們長日無事，常在宮內的大殿中遊玩，四面的牆上長着嬌艷的花卉。琥珀的大窗推開時，魚兒一隊隊的游到殿中來，像燕子飛進我們的房屋一般；可是魚兒們比燕子胆大——他們一逕遊近公主們，

從他們的手中吞取食物，或者受他們的撫愛。

王宮的前面有一座大花園，種滿深紅和深藍色的樹木；結的果實閃爍如金，花卉燦爛如錦繡。園地上的沙土是明亮的藍色，有些像硫磺的火燭；通體充滿着奇麗的藍色，居其中者，彷彿身在空中，上下都是天空，確實不像在海底裡。當波浪平靜的時候，太陽好像一朵紫花，從牠的花朵裡流出光明來。

在這花園之內，公主們每人有一塊土地，隨意播種花木。有的喜歡把土地做成鯨魚形，有的寧可做成人魚形，而小公主的則築成滾圓的日形，只種那些煊紅如日的花卉。她的確與衆不同，靜默而多思慮。她的姊妹們從一隻沉沒的船中搬來各種華麗的物品，裝飾自己，只有她一點不取，只要了一尊小孩子的石像，也是在船中發見的。她把這石像放在自己的花園裡，在牠旁邊種了一棵紅的垂柳。這樹生長極

速，長條垂在蔚藍的地上，樹蔭永遠動搖成紫蘿蘭色，彷彿柳條和根合抱着。

公主們最喜歡聽陸地上的人類的故事。她們的老祖母常把她所知道的關於船舶，市鎮，人類，陸棲動物等的故事講給她們聽，她們聽她說，陸地上的花卉有芬芳的香味（因為海裡的花是不香的），樹木都是綠色，『魚兒們』在各種美麗的樹枝中飛繞，能用清脆的聲音歌唱，尤其羨慕的了不得。老祖母所說的魚兒，其實是鳥，她因為孫女們沒有見過一隻鳥兒，說鳥恐怕她們不懂。

她又說道：『你們到十五歲時，可以到海面上，坐在亂石的罅隙裡，看船舶駛過，且可學習辨識市鎮和人們了。』

二

明年，大公主已到快樂的年齡，但是別位呢——可憐呵！二公主

比大公主小一歲，三公主又小一歲，其餘又各小一歲。小公主還要等待五年，方才到歡樂的時期，她纔可以浮在水面，見識人類世界的情形；然而大公主允許，當她到滿年的第一天時，把她所看見的一切情形，詳詳細細講給妹妹們聽：因為祖母所講的很少，而她們所要聽的正多着呢。

但是姊妹之中渴望脫離童年的束縛的，要算小公主最熱切——她迫切地等着，沉默而多思慮。夜中她往往站在窗口，抬頭從蔚藍的水中望出，一羣羣的魚在她周圍戲躍。他能看見太陽和月亮，他們的光線是暗淡的，但是她們在水中看着比在陸地上的人看着大。倘若有一影子掠過，她知道那一定是一條鯨魚，或者是一只載滿人的船駛過。船中的人總也想不到在水之深處有一小人魚對着他們的船底熱烈地展開雪白的手臂。

大公主滿十五歲的日期到了，所以祖母准她到海面上去遊歷。

她回來的時候，帶回幾千件新聞。她最大的快樂是在月光之下坐在一塊沙灘上，遠望海岸的大城市，燈光燦爛如星，音樂正在演奏；嘈雜的人聲和車馬聲不絕的從那邊傳來，教堂的屋頂矗立空中，發出響亮的鐘聲；正因為不能上岸，她更羨慕這種東西。

小公主聽她的話多麼注意呵！她在晚間再站在窗口時，從蔚藍的水中向上凝望，她的思想縈繞於充滿生命和聲音的大城市，她彷彿隱約地能聽聞教堂的鐘聲。

明年二公主到了隨意游泳海面上的年齡。她浮上海面時，正當夕陽銜山的時候；這種風景如此的使她快樂，她說在海面上所見的一切要算她最美麗了。

她說：『夕陽銜山的時候，滿天都彷彿裝飾着黃金，雲彩的美麗

真難於形容；忽而紅，忽而紫，在我的頭上飄浮着；一羣一羣的天鵝更迅速地在水上掠過，正飛往太陽沉下法的地方；我對他們看着，太陽隱沒了，海上和雲際的紅光也漸漸消滅了。」

現在輪着三公主去觀察世界了。在姊妹之中她的膽量要算最大，冒險向江河中流去。她在河岸上看見蒼翠的山峰，覆着茂林和葡萄藤，房屋城堡從其中聳起。她又聽聞鳥兒的歌唱。陽光蒸射極烈，她時常沉下水去，涼她燠熱的臉。在一淺灘上，她遇見一羣兒童，正在洗澡和跳躍；她想去加入他們的遊戲，但是小孩子都很驚慌地逃上岸去了，有一隻小黑狗對她狂吠，她後來也很害怕，游回海中去了。但是她永不能忘却青山綠林，和那些可愛的孩子，他們雖然沒有鱗，却能毅然在河中游泳。

四公主就沒有這樣胆大；她停在空曠的海上，在她回家的時候，

她想再沒有比海上所見的風景更美麗的了。她看見船舶駛過——遙遠地看着像海鷗似的；她看着好玩的海豚在水中跳躍，龐大的鯨魚像噴泉似的把水噴入空中。

過了一年，五公主滿十五歲了——她生日的時季同姊兒們極不相同；這時還是冬天，碧綠的海面上浮着許多的冰山，她說，這些冰山雖然比陸地上的教堂的屋頂還高大，但是亮晶晶地宛如珍珠。她坐在一座冰山上，讓風飄舞她的長髮，但是一切船隻都恐慌地扯起篷來，急忙地逃走。晚間霾雲密布，冰山上浮沈，電光從雲中閃射，雷聲霹靂地響着。船上的帆都收起了，船中的人充滿着恐懼和驚慌；但是公主却靜悄悄地坐在冰山上，無憂無慮的看着電光的閃射。

各位公主第一次浮上海面時，看着新奇美麗的景物總是非常着迷的；但是新奇的事物不久就看慣了，反而覺得自己的家庭比世界上更

爲美麗。

有許多次的晚上，五個姊妹趁着月色手挽手的到海洋上去遊玩。他們的聲音比人類的聲音甜蜜得多，風浪大作時，他們游近船艙去歌唱——他們唱得多麼甜蜜呵，——陳說住居海底者的快樂，勸水手不用恐慌，到他們那裏去。

但是水手不懂他們的話——他們以爲這不過是風的呼嘯聲——因此錯失了到海底遊玩的機會。

當晚間姊妹們出外游泳時，小公主獨坐在父王的宮中，看着他們去。她要哭，但是人魚不能哭，所以他們苦惱時比人類更加難受。

她歎息道，「倘若我到了十五歲，多麼的快樂呵！我非常鍾愛陸地上的居民！」

後來小公主所刻刻想望的時期也到了。

祖母說：『現在輪到你了；走近來，我替你像姊兒們一樣裝扮起來。』說着就拿了一個白百合花的花圈替她戴在頭上，花圈是用珠寶串成的，又在她的尾上繫了八個大貝殼，以表示她身世的高貴。

小公主說：『身上繫了這些東西是很不舒服的呵！』

祖母道：『要美麗是總得忍耐些的。』

她萬分想捨棄這種種華裝，用園中的紅花來替代笨重的珠冠，對她一定要合式得多。但是她不敢，她說了一聲『再見！』就浮上海面，像浪花一樣輕飄。

她是生平第一次浮在海面，太陽剛剛沉下，浮雲帶着璨爛的金色和玫瑰色，星光在黯淡的西天照着，空氣溫和而新鮮，海水平靜如明鏡。有一隻三桅的大船停在平靜的水面上；只揚着一扇帆，因為沒有

一點微風吹拂，水手們都靜默地坐在軟梯和繩具上。音樂和歌聲都從艙面上送來，天色黑後，數百盞燈忽然一齊亮了，無數的旌旗在上飛舞。小公主游近船艙，船因水動而上下時，她能從明亮的窗格中望進去。她看見艙內有許多豔服盛裝的男子；其中最美麗的是一位年輕的王子，眼珠大而烏黑。他不過十六歲光景，正在大張宴筵慶賀他的生日。船員在甲板上跳舞，當少年王子走進他們的羣中時，數百枝焰火一齊放着，照耀得如同白晝，小公主吃了一驚，連忙將身體鑽入水中去了。然而她不久又抬起頭來，彷彿許多的流星都向她身上落下。這種驚心動魄的景象她以前從未見過——她也沒有聽過說人類有這種神奇的能力。日兒們在她周圍旋轉，亮鑠鑠的魚兒浮在空中，這種奇異的景象都反映在清靜的海水中。船中非常明亮，一切都看得很分明。少年王子是多麼快樂呵！他同水手們握手，同他們說笑，美妙的音樂

同夜氣的沉寂融成一片。

夜深了，但是小人魚還戀戀不捨，不能割棄了美麗的少年王子回去。她依然從艙口注視，被浪推著，前後搖擺不定。波浪滾滾，舟行漸速——帆張了，浪高擁了，黑雲布滿天空，遠處隆隆的雷聲隱隱可以聽聞。水手看出將起大風浪，又收起風帆。這大船在汪洋大海中上下擺盪，簡直像小舟一樣，大浪像山峯般的聳起，向船上打來。小公主覺得更快樂，但是船員恐怖的了不得。船破裂了，結實的桅竿被大風浪衝彎了，水滔滔不絕的擁進了。隔了一會船飄搖無定，大桅像蘆葦般的折斷了；船覆沒了，充滿着水。小公主現在覺察船員的危險，破船的碎片在波浪中飄浮。這時天色已暗到極點，她看不見什麼；忽然電光可怕地閃着，看見破船的全身。她的眼光向四面找尋年青的王子；同時船沉入海底裏去了。她起初很高興，以為王子現在一定可以

到她宮裏去了，但是她隨即想起人類在水中不能生活，所以王子倘若進她的宮殿，已是一個屍體了。

『死了！不，他一定不死！』她冒着危險奮不顧身的穿過木片，後來用盡全力尋到王子，很費力的把他的頭抬起水面。他已經閉着眼睛，沒有小公主來解救，一定要淹死了。她抱住他，使他高出水面，忍着波浪的衝激，不肯放鬆。

早晨風浪平靜了；然而破船的木片已沒有影踪了。陽光像火般從海邊升起；他的光線射在王子的臉上，回復了頰上的可愛的顏色，但是眼睛還閉着。小公主不禁在她額上親了一吻，並且把散在他面上的濕髮掠開。他的面貌很像她園中的大理石像；她又和他接了一吻，熱切地望他復元。

她現在看見陸地了，山頂上堆積着白雪。海岸一帶都是碧綠的樹

林，在樹林的口上有一座禮拜堂，或者是寺院，他不能十分決定。有一種檜欏樹和西瓜的園地同牠毗連着，一條兩邊都種棕樹的路直通到門口。海水在這裏成爲一個小灣，水是很平靜的，但是很深，在峻峭的巖壁之下是乾燥的沙灘。小公主保護着奄奄一息的王子游到灣內；就把王子放在和暖的沙灘上，小心地把他的頭墊高，臉孔向着太陽光。

在她面前的一座大房子裏發出一陣鐘聲，有一羣年青的女郎走出來，在園中散步。小公主離開海岸躲在石頭的後面，用泡沫遮了頭，她的小臉不致被人看見，很注意地望着王子。

不久有一年輕女郎走近去；他看見王子的狀態，好像死了；十分的驚慌；然而她立刻鎮定了，跑回去叫她的姊妹們。小公主看見王子蘇醒了，女郎們都對他歡樂地笑着；然而王子沒有看見小公主，他不知道救他的是她；當女郎們扶着王子走進那所房子時，她非常悲傷，

立刻鑽入水中，沒精打采的回到父親的宮中去了。

四

他素來是個沉思默想的女郎，現在更加沈默了。她的姊妹們問她在海上看見了些什麼，但是她一言不答。

晚上她常到安放王子的沙灘上去。她看見山上的積雪化了，園中的果實成熟了，却不見王子的影蹤：所以她回到家中去時總是悶悶不樂的。她僅有的快樂是坐在她的小園中，凝視着極像王子的美麗的石像。園中繁華的花卉，她也無心賞玩了。

後來她再也不能隱瞞她的憂鬱了，就把心中隱藏的秘密告訴一個姊妹兒，這個姊妹兒又把這事告訴別的姊妹們，她們又轉輾告訴了她們的朋友。內中恰巧有一小人魚，她會親眼看見王子在船中宴飲，並知王子住在什麼國度裡，國王的姓名叫什麼。

『快來，小妹妹！』公主們說着，就擁抱了她，大家手挽手浮上水面，游到王子的宮廷面前。

這座宮殿是用黃石築成的，有一道白大理石的石級從門口一直通到海邊，穹窿形的屋頂發出閃爍的金光，四面的石柱上都刻着大理石的石像，宛然和活人一樣，從高大的明亮的中往裡望去，可以看見許多華麗的房間，掛着綢緞的幕，壁上掛着美麗的畫片。這樣華麗的住宅，公主們非常艷羨；她們又從最大一間殿宇的窗戶中望去，看見中央有一道噴泉，噴射的高度，可以達到金光閃爍的圓頂，日光從圓頂上透射下來，在水上跳舞，照耀得周圍生長的植物，異樣姣艷。

小公主現在知道她所鍾愛的王子的住址了，自此以後，她幾乎每夜上那裏去。她往往遊近陸地，甚而至於游入洋台下的溝裡。月明風清的夜裏，她在這裡守候王子。

有時她見王子坐在畫舫中駛行，各色的旗在船上飄舞。她就藏在岸上的蘆中，靜聽他的談話；她的面幔被微風吹動，沙沙地響，爲船中的人聽聞時，他們以爲這不過是天鵝的鼓翼聲。

有許多晚上，漁夫在海邊下網，她聽聞他們談論王子的慷慨，她心裏就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樂，她想起以前這樣在驚濤駭浪之中救他的性命，這樣把他的頭抱在她的胸懷裏，這樣在他不省人事，夢想不到她的時候，對他親吻。

她對於人類一天比一天愛慕了；他願意自己也變成一個人。他覺得人類的世界比魚的世界大多了；他們能坐了船遊行海上，又能爬上高聳入雲的山頂，他們的生長着樹林的疆域，其廣袤非人魚的目力所能一覽而盡的。

小公主有許多事情要想聽人解釋，但是她的姊兒們不能給她滿意的解答；她不得不再去請教老祖母，她關於大陸上的事情知道不少。

有一天小公主問道：『人類除了溺死之外，能永遠活着嗎？還是像住在海底的我們一樣要死的嗎？』

祖母答道：『他們像我們一樣，一定要死的，他們的壽命比我們的短得多。我們能活三百年，但是我們死後就變為海上的浪沫，不能為親愛的死者建立墳墓。我們沒有不朽的靈魂，不能再活着；像青青的蘆葦一樣，一割下來便永遠枯萎了。人類則剛剛相反，他們的身體化為塵土之後，還有永遠不滅的靈魂；我們浮上水面，見人類的宮室贊賞不已，這些靈魂且升入光榮的飄渺的天堂中；這是非我們所得窺見的。』

小公主問道：『為什麼我們沒有不朽的靈魂呢？我願意捨棄我們

的三百年的壽命，做一天的人，因此得以升入天堂呵。」

祖母答道：「你不要這樣痴想了，照我們這樣子是很舒服的；我們壽長，並且比人類快樂的多呢。」

小公主鬱然不樂道：「那麼我一定得死，像泡沫般浮在海面，不能再活着聽海洋喃喃的流動，永不能再見美麗的花和燦爛的陽光！——親愛的祖母，告我說，我沒有方法能獲得一個不朽的靈魂嗎？」

老祖母答道：「很難的！倘若你能得人的鍾愛，使他愛你的程度比愛父母更深；倘若他一心一意的愛你，當牧師替你們證婚時，他允許常常忠心待你；那麼他的靈魂可以流入你的心中，你就能享受人類的幸運。但是永難達到這一步的！因為在我們眼中所認為身體的最美麗的部分——尾巴，陸地上的居民很覺得討厭；他們不能容忍。要他們覺得漂亮，身體上一定要有二根粗笨的柱，他們稱他為兩條腿。」

小公主歎了一口氣，悶悶的看着以前認爲極美麗極細緻的有鱗的部分。

老祖母又說：『我們是很快樂的；我們能戲躍游泳，至三百年之久；時間真來得長，後來我們平安的死亡。今天晚上我們有一個宮廷的跳舞會呢。』

老祖母所說的跳舞會比陸地上所舉行的要華麗百倍。跳舞場的壁是水晶的，雖厚，依然很透明；壁上掛着幾百串的貝殼：有些是玫瑰色，有的碧青如豐草，但是都發出燦爛的光華，不但照耀全室，並且透射過水晶的壁，把周圍的水照得通明，使無數尾魚的鱗片——大的和小的，紅的和紫的，銀色的和金色的——比平常更顯得光輝。

跳舞場的中央有一泓清淨的池塘，男男女女的人魚們都按着和雅的歌聲在水面上跳舞——這種歌聲比陸地上的人所唱的甜蜜得多。小

公主唱得最好。他們都鼓掌贊賞，隔了一會，他非常高興，覺得無論在地面上或在海中沒有比她更美麗的聲音。但是他立刻又想到陸地上去；她忘不了漂亮的王子；她沒有一個不朽的靈魂，她總不禁悄然不樂。她偷偷地離開父親的皇宮，他們都在裏面快樂，她獨孤寂地坐在她的小花園中，惘然若失。忽然她聽得號筒從遠處傳達到水波中來，她自語道：『現在一定是王子出來打獵了！——我愛他勝於愛我的父母。我永遠想他，我很願意把我一身的幸福付托他！總而言之，我要冒着險去得到他的愛，並且得到一個不朽的靈魂！趁我的姊兒們不知，我要往女妖那邊去，我以前是很怕她的，然而她是唯一能幫助我的人。』

六

小人魚離開花園，向旋渦那裏游去，女妖就住在旋渦裏面。她從

沒有走過這條路；一路沒有花卉，也沒有海草；她達到旋渦一定要路過長距離的寸草不生的沙泥，旋渦的水旋轉如車輪，一切東西倘若被牠捲着，就要轉入無底的深淵。她要到女妖那邊，不得不穿過這危險的地方。她還得經過一帶泥地，女妖稱爲她的跑馬場；她的房子就在泥地後面的樹林中，那真是一座奇異的房子呵。四圍都是珊瑚樹，看來好像數百個頭的蛇在地上昂着頭；他們的柺枝彷彿長的手臂，有許多虫形的手指，都從根至杪不住的動着，且向四面伸張。倘若被他們纏住了，再也不能脫逃。小公主站定了一會，對這可怕的樹林望着，不覺心驚肉跳。但是她一想到畏難而退，就不能達到目的——不能獲得王子的愛情和不朽的靈魂，便發生新的勇氣。她束起飄舞的長髮，免得被珊瑚纏住，把一雙玉手抱在胸前，比一條魚溜過水還快的穿過這些樹林，牠們張着手臂也捉她不住，然而被牠們攔住了，數千小臂

合攏來比鐵手更要堅緊。有許多溺死的人，沉入這無底的深淵，其屍體被牠們捏成肉餅，陸棲動物的盔胃，箱匱，骨骸也都有在牠們的懷抱中的，在這些東西之中且有被牠們纏繞住的小人魚！不幸的公主看着，多麼心驚肉跳呵！

但是她安然經過這些可怖的樹林，來到一帶泥地，肥大的蝸牛在附近匍行，泥地的中央有一宅房子是用溺死的人們的骨骼造成的。女妖就坐在這裡玩弄一只蝦蟆，像人玩弄養的鳥兒一樣。那醜陋肥大的蝸牛，她稱爲她的小雞，允許他們在周圍匍行。

她對小公主道：「你來請求我的事情我早已料到了。你的願望是很癡的，而且願望之達到於你很有不利，然而我可以幫助你。你是想除去你的尾巴，用兩條腿來替代，好使年青的王子愛你，你可以獲得一個不朽的靈魂——是麼？」女妖說這些話時，發狂的笑，蝦蟆及蝸

牛都從她的膝上墜下。她又說：『你來得恰好，倘若你在太陽落山之後來，非得再過一年我沒有能力幫助你，我替你置備一瓶藥水，你必須帶着牠游上陸地，坐在岸上喝乾，你的尾巴就會脫去，變成兩條腿。然而這種變化是異常苦痛的：你將覺得好像有一把剪刀刺你的身體一樣。你這樣改變之後，凡是見你的人將說你是地球上最可愛的孩子：你保留着你的奇特的波浪般的行動，沒有一個跳舞者的舉動能有這樣的輕飄；但是每走一步路就要痛得忍不住，彷彿在刀尖上行走，血要流出的樣子。這種種苦痛你能忍受嗎？假使能夠的，我就允許你的請求。』

小公主顫聲答道，『我願意的，』因為他想起親愛的王子，並且她受了苦可以獲得不朽的靈魂。

女妖又道：『你還得考慮一下，你一變成人以後不能再變爲人魚

了。你永遠不能再回到姊兒們和父親的宮裏，並且除非你能獲得王子熱烈的愛情，使他能因你而捨棄父母，全心傾注於你，除非牧師替你們証婚，你們得以變成夫妻，你決不能獲得你所追求的靈魂。他不愛你而同別人結婚的一天，你就要死；你的心將因苦痛而破裂，你將化爲海上的泡沫。」

小公主面色灰白像一垂死的人答道，『我仍願意冒這個險。』

『在此之外我一定要有酬報，我所要求的不是細微的東西。你有最美麗的聲音，你想用以迷惑王子；然而這個聲音，我要求作爲我的報酬。我要你最寶貴的東西來換我的藥酒；因爲這藥酒是我犧牲自己的血造成成功的。』

小公主道：『但是你把我的聲音取去了，我將用什麼去取得王子的歡心呢。』

女妖答道：『你的美麗的面貌，飄逸的舉動，含情的雙眼，都很容易引動人類的心的，喂，你失却勇氣了麼？你把小舌頭伸出來，讓我割下，作為我的舌頭，我就把我的藥酒給你。』

公主道：『準定如此辦吧！』女妖取出噴壺來調煮飲料。他用一握蝸牛擦噴壺的時候說，『清潔是很重要的。』她於是抓破胸口，讓黑血滴入噴壺中，時時投入新的藥品，從藥中發出的煙凝成可怕的樣子，足使觀者驚懼，並且發出一種呻吟的聲音，彷彿鱷魚的哭泣。後來這藥清淨如水；已經製好了。

女妖對公主說，『這就是藥酒！』說時就割下公主的舌頭。可憐的小公主現在啞了——她不能歌唱和言語了。

女妖道：『當你經過我的小林時，倘若珊瑚樹來擾你，你只要把這藥水灑幾滴在他們上面，他們的臂膀就碎裂了。』

但是公主無須這樣辦。因為珊瑚樹一看見她手中閃爍的瓶，隨即縮攏身子；她因此安安穩穩的經過珊瑚，沼澤及旋渦。

她現在又回到父親的宮裡，宮中的燈火已熄，家族都已熟睡。她不敢走進去，因為她不能講話；她將要永遠離開家庭；她想到這裏心痛欲碎。她悄悄地走到園中，從她各個姊兒們的花床上各採一朵花，向他們的手親了許多吻，就反身從深綠的水中浮到世界上來。

七

小公主走到王子的宮外，爬上大理石的階級時，太陽尚未升起。她在月亮還在空中照着的時候，把瓶中的藥水喝乾，她頓時覺得像一把尖刀刺入體內，她倒在地上。太陽升起時她清醒轉來，覺得四肢陣陣發痛——她看見近旁站着她所鍾愛的漂亮的王子，他的一雙烏黑的眼珠正疑惑地注視她。她很害羞，眼光向着下面，看見一條長的魚

尾巴此刻變爲兩條苗條的腿了；但是她身上是赤裸裸的，想用她的長而密的秀髮覆蓋也無濟於事。王子問她是誰，怎樣到這裏來的；她只微笑，用明媚的眼睛望望他，因爲她已經不能說話了！於是王子用手扶着她，領進宮裏去。她覺得女妖的話是不錯的；她覺得宛如在尖刀的口上走路，疼痛難當，但是她願意忍受這種苦痛；她走路時，輕飄如風，凡是見她的人都贊美她的飄逸的舉動。

當她走入宮中的時候，侍女獻上紗和綢的衣服；她比宮中的一切人都可愛，但是她不能言語，也不能唱歌。有幾個宮女，穿着絲綢錦緞的豔服在王，后，及王子的面前唱歌，有一個宮女的聲音清脆而和諧，與衆不同，王子拍手讚美。小公主看着很悲傷，因爲她以前時常歌唱，比這年青的宮女不知好多少。她想，「唉！不知他可知道，我是爲他而犧牲我的聲音的呵。」

宮女開始跳舞時，我們可愛的小公主就起身展開輕捷的白臂，在室中盤旋跳舞。一舉一動都表現她的形體的文雅和均勻的美來；她的含情欲語的眼光比宮女的歌唱更能感動觀衆的心。

在場的人都看得着迷了，年青的王子更加心醉，稱她爲他的親愛的小棄兒。她再三的跳舞，雖然她每走一步就覺得異常的疼痛。王子於是說，以後她時常同他在一起；並且在他自己寢室的前間爲她預備睡眠的地方，睡在天鵝絨的褥子上。

王子爲她製一套男子的服裝，可以陪伴他騎着馬，一同到綠林中遊玩，樹枝拂拭他們的肩頭，鳥兒在新嫩的綠葉叢中歌唱。有時爬上峻峭的山峰；雖然她的軟弱的脚流血，因此引起侍從的驚視，她仍談笑自若，跟着親愛的王子直達山巔，看見浮雲片片，互相追逐，好像一羣鳥兒向異鄉遷徙。

晚間宮中的人都安息了，她走下石級，在深水中涼她疼痛如燒的脚，於是不禁想起那些住在海底裡的親愛的人來了。

有一夜，她正在涼她的脚時，姊兒們向她的地方遊近來，手挽手的唱着歌，唉！何等的悲痛呵！她就用手招呼她們，她們立刻認識她了，並且告她說，她失蹤之後，家中說不盡的悲痛。從此以後姊兒們每夜來訪問她，有一次她們帶了老祖母來——她已有多年沒到海面來了；她們還帶了她們的父親——人魚王來，頭上戴着冠冕；但是這兩位老人不敢過近陸地來同她談話。

小公主和王子的愛情一天比一天濃厚起來；不過王子只把她看作一個可愛的小孩子；從來沒有和她結婚的意思。然而她一定要做他的妻，她才能有一不朽的靈魂，她一定得做他的妻，否則她將變為泡沫，在海洋中不息的飄浮着。

當王子鍾愛地抱她在臂裡，吻她的可愛的眉宇時，她的眼波中似乎問道：「你的愛我可是比什麼人都愛嗎？」

王子答道：「是的，我愛你比什麼人都愛，因為沒有人能有你的和愛，你是十分的愛我；並且你很像一位小姑娘，我只見過她一次，恐怕永不能再見了。我有一回在船上航行，船爲風浪所衝破；波浪將我捲上海岸，近旁有一寺院，有許多年青的女郎常在那裏供奉宗教的職務。年齡最小的一個發見我在海岸，救活了我的生命。我只見過她一次，但是她的容貌活潑潑的印在我的心裏，她是我惟一的愛人。但是她在寺院裏；十分和她相像的你，乃來安慰我；我們永不分離！」

公主深深地歎息着想：「唉！他竟不知道救他性命的是我；我抱着他穿過驚浪駭濤，遊入海灣，寺院就在那裡；我坐在石後，等待人來。我看見美麗的小姑娘走近來，就是王子愛她比我更深的，」——

——她又歎了一日氣，因為她不能哭泣，——「他說這個小姑娘是寺院裏的，是出家人，決不會到塵世間來，所以他們不能相遇——我是同他在一處，天天見他；我愛他，我願意將我的一生付託他。」

宮中的人都說：「王子將要去娶鄰國的美麗的公主了；這就是他所以要預備大船的緣故。雖表面是說他要出去旅行，其實他是去看公主的；有許多護衛的人跟着他去呢。」小公主對於這些閑話只付之一笑，因為她知道王子的心念比誰都好。

有一天，王子對她說：「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去認認美麗的公主：我的父親要我如此；但是他們不能強迫我去娶她，帶她回來做我的老婆。要我去愛她是決辦不到的，因為她決不會像你一樣面貌同寺院裡的小姑娘很相像；倘若一定要我挑選，我寧可挑選你這靜默的小棄兒，有一雙含情欲語的眼睛。」他說着吻她的玫瑰色的唇，撫弄她

的捲髮，抱她在兩臂中，這時她的心中隱隱地感到微妙的快樂。

八

他們一同站在向鄰國進發的大船上時，他溫柔地問小公主道『親愛的孩子，你不怕海嗎？』他同她講海中的波浪，奇異的魚類，以及爲泗水者所見的種種怪奇的東西。但是公主暗地裡好笑。因爲她比陸地上曾經到過深海中的一切人都知道得多呵。

晚間，月光皎潔，船中的人都熟睡的時候，她獨自坐在船尾的望樓上，向海中望着。當她凝視被船骨激起的浪花時，她好像看見父親的王宮和祖母的銀冕。過了一會，她又看見姊兒們從水中浮起，面容悲戚，對她伸出手來。她對她們點頭微笑，表示一切事情都很如意；正在這時候，有一個侍童走近來，姊兒們立刻鑽入水中，侍童以爲在波紋上看見的東西不過是浪沫罷了。

明天船進了鄰國首都的港中。鐘鳴了，軍樂響了，兵士出城前來迎接，都拿着飄揚的旗幟和光輝的銃鎗。每天有新鮮的款待，跳舞會和宴會輪流地開着；然而公主在遠方寺院裡求學，教授王家的禮儀，還沒有回來。後來公主回到宮中來了。

小公主很想一見這位才貌無雙的公主；她見過之後不得不承認她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美麗的女子。

公主的皮膚潔白而緻嫩，可以看見裏面的血管，她的一雙黑而有光的眼睛在一對有樣式的眉下鑲着。

他們遇見時，王子歡呼道：『就是她！我像死屍般躺在沙灘上的時候，救我生命的就是她！』說着就擁抱這含羞的新娘，貼近他跳躍不已的心。

他對小公主道：『我真太快樂了！我永不敢希望的，現在竟在目

前了。你一定也替我快樂，因為我周圍的人要算你最愛我。」——小公主默默地親他的手；她覺得她的心已經破裂了，雖然王子結婚的吉期還沒有到，但是她終免不了一死了。

教堂的鐘又響了，贊禮官騎着馬在首都的街市游行，宣告舉行結婚典禮。香案上的銀燭盤中發出芬芳的火焰；牧師搖動金香爐，結婚辭說完之後，新夫婦握着手。小公主雖穿著美服，站在公主後面，提起婚服的後緣；但是她的耳中沒有聽聞嚴肅的音樂，她的眼中沒有看見莊嚴的婚禮；她想起她目前的結局；她想起已失却的一切的希望。

當天晚上，新夫婦上船；炮放了，旗幟在微風中飄揚，甲板中間搭起紫色的錦幕，安置最富麗而柔軟的榻。新夫婦就在這裏過夜。和風吹着帆，船在綠波上徐徐進行。

天色夜時，掛起五彩的燈，跳舞會也在甲版上開始了。小公主不

覺想起她第一次上海面來所見的景象。現在所呈現的景象，同以前一樣繁華。她勉強加入跳舞，舉動輕捷，像一隻鳥兒張着翅膀似的在船上飛舞。大家同聲贊好，因為她從來沒有跳得這般嫵媚的。她的小腳異常受苦，但是她不再覺得痛了；她心中所受的苦楚更要難堪得多。她遠離家族，犧牲最美麗的聲音，每日忍受劇烈的苦痛，都是爲着王子。這是她能見王子的末一夜，這是她能吸她愛人所吸的空氣的末一夜，這是她能見深綠的海和星光滿天的末一夜——她永不能思想永不能入夢的永久的夜已等着她了。船中人人都喜氣揚眉，獨有她，心中充滿着死和絕望的思想，強作笑容，同他們舞到深夜，於是王子吻他的愛人，手攬手的一同走進錦幕中安息。

現在一切都寂靜了；只有舵工獨自站在舵旁。小公主的玉臂靠在望樓上，向東方望着，守候天明；她極知道日光初現時她就要融化。

她看見姊妹們浮上水面來；臉上現着死灰色；她們的長髮不再披在臂上，已經剪去了。

她們說：『我們把頭髮給了女妖，求她幫助你，使你可以不死。她就給我們一把小刀——這就是！在太陽升起之前，你一定要刺入王子的心中；他的熱血滴在你的腳上時，就會再變爲一條魚形的尾巴；你就可以再變爲一條人魚，享受你三百年的壽命，不致於就變爲海上的泡沫。在日出之前非他死就是你死，快把心思決定呀！我們的上世紀的祖母爲你悲痛，灰白的頭髮都脫落了，像我們的被女妖剪落了一樣。殺死王子，到我們這裡來！趕快趕快！你不見東方的天上已露出紅光，報告太陽就要出來嗎？再隔幾分鐘，太陽升起了，那就你一切都完了。』她們說完了話，深深地歎一口氣，沉入水中去了。

小公主拉開紫色的幕，走入新郎新娘所臥的帳內，屈着身體，在

王子的額上親吻，於是仰首觀望天空，曙光已經漸漸明亮了。這時王子的口中正模模糊糊的念着新娘的名字——他正夢見她，也只夢見她，致他死命的小刀在悲哀的小公主的手中顫抖着。突然間，她把小刀擲在海中；四面就立刻起了像火焰般的波浪，擲下刀去的那裏的水好像染了血似的。她再定一定眼睛，向她心愛的王子看了一眼，就從船上投入水中，覺得她的身體漸漸的融解，化爲泡沫了。

太陽從東方的海面上湧起來了；他的光線溫和地照在她上面，我們的小人魚差不多不覺得自己的死。她依然看見燦爛的陽光；在她的頭上滾過千百美麗而透明的泡沫——他們是如此的透明，她能在他們下面辨別船上張的白帆，和天空中的紅雲；這些空靈的物體發出柔和的聲音，人的耳不能聽聞這聲音，正像眼不能分辨他們的形狀一樣；他們在她的四圍飛舞，他們並沒有羽翼，全靠他們的身輕，得以浮在

空中，後來小公主看見自己也有像他們一般的透明體，並且覺得自己漸漸從海上升到空中去了。

她問道：『你們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呢？』她的聲音同那天上的人一樣。

有人答道：『你是向空氣的女兒說話嗎？人魚沒有不朽的靈魂，這是上帝的恩物，只能從贏得王子的愛情獲得，她的不朽全靠與男子聯合。空氣的女兒們也沒有不朽的靈魂，但是他們能從自己的德行修到。我們飛到炎熱的國度裡，那裏的陸地上的兒童因受酷熱而多瘴氣的風，漸漸消瘦了——我們的清涼之氣能蘇醒他們的精神。我們散布在空氣之中，帶着花卉的馥郁的香味，使地球上的人快樂而健康。如此行善三百年，我們就得以不朽，受到一分人類所有的永遠不滅的福祉。你呢，可憐的小人魚，因為順着你自己的良心行事，做了許多事

也受了許多苦，現在你升到神仙所居的空氣的世界中，行了三百年善事之後，也能獲得一個不朽的靈魂了。」

小人魚對着太陽伸出她的透明的手臂來，在她的一生中這是第一次眼淚潤濕她的眼睛。

這時船中的人都已醒來，又在歡笑了；小公主看見王子陪伴着美麗的新娘；他們不見了她，輕蔑地對有泡沫的水上望着，彷彿他們知道她已投入水中了：她親新郎的前額，對他微笑，於是同着空氣的兒童，高升在玫瑰色的雲上，這彩雲靜靜地在船頂上推過。

「三百年之後我們可以在天堂中飛翔了。」

有一個姊妹說。「我們或者可以早些到那裡。我們隱身在有孩子的人家飛過，我們尋到一個能使父母快樂且爲父母所鍾愛的好小孩，仁慈的上帝就縮短我們修煉的時間。小孩都不知道我們在他們的房子

內往來，無論什麼時候有歡樂的事情引起我們的一笑，三百年中就扣去一年，但是我們看見一個頑皮小孩的時候，我們爲悲痛而哭泣，每落一滴眼淚，我們修煉的時間就要增加一天了。」

打火匣

有一兵士在大道上進行——左，右！左，右！他背負一筐，左邊掛一把劍，因為他曾去參與戰爭，此刻正要回家。他在路上遇見一老巫，面貌醜陋，下唇幾乎掛到頸部。

她說：『晚安，勇士！你的劍多麼光亮，你的筐多麼大！我告你一句話，你就會有大宗的金錢！』

兵士叫道：『老巫，謝謝！』

老巫指着道旁的一棵樹說：『你看見那邊的大樹麼？樹身是空洞的。爬到頂上，你就能看見一洞，其大足以容你爬進，你就可以從這裏進樹去。我在你的腰裏繫一根繩，你叫我時我能再把你拉起。』

兵士問道：『我走下樹中去幹什麼呢？』

老巫道：『你去幹什麼，那當然是取錢啦！你一到底裏，就可以尋到一條寬廣的路；路上是很亮的，比一百盞燈點在那裏更要亮些。你就會看見三個門；你可以開了門進去，鑰匙就在鎖中。開進第一門時，你就走進一間屋子去；屋中的地板上擱着一只大箱子，有一條狗坐在上面，眼睛同茶杯一樣大，但是你可以不必管，無庸怕他的！我可以把我的藍褂借你，你攤在地板上，於是迅速的把狗抱住，放在藍褂上，你就可以開出箱子來，要取多少錢就取多少。這隻箱子中只有銅幣，但是你倘若更愛銀幣，只要走進第二間屋子去。在那裏有一條狗，眼睛同磨輪一般大，但是你不用怕牠的，只要把牠放在我的藍褂上，你就可以從容打開箱子。但是你倘若更愛金子，你只要走進第三間屋子，你就能得到，並且你能拿多少就多少。坐在第三隻錢箱上的狗有兩只眼，每只大如圓塔。牠是一個有名的動物，但是不用驚駭，

只要把牠放在我的藍褂上，牠就不會傷害你，你可以在箱子內隨意取多少金子。」

兵士道：「這倒不錯！但是我要給你多少錢呢？我想你一定要得一大份的！」

老巫答道：「我一個錢都不要。我只要你帶給我一件東西，就是一只舊的打火匣，這是我祖母以前走下樹中去時忘在那裏的。」

兵士道：「哦，那末，給我繩繫住腰裡，我就下去。」

老巫道：「這是繩，這是我的藍褂。」

兵士就攀登樹嶺，從樹幹的洞中垂下，忽然覺得自己已在寬廣的洞中，果如老巫所說，比數百盞燈光還亮。

他弄開第一個門，妙呀！那裏坐着一犬，眼大如茶杯，很驚訝地對他注視！

兵士把老巫的藍褂鋪在地上，舉起狗來放在上面時說：『這條狗兒真不壞！』他於是取箱中的銅幣塞滿囊中，關上箱蓋，把狗放在原處，走進第二間屋子。

哈哈！那裡坐着一隻眼大如磨輪的狗呢。

兵士說：『你真用不着這樣看我，否則你的眼光要衰弱的！』他就把狗捉下，放在老巫的藍褂上。當他舉起箱蓋，看見其中藏着大宗的銀錢時，就把袋中的銅幣擲去，連忙取純銀來裝滿他的囊袋。

他又走進第三間屋子。那真是可怕呵！這間房子裡的狗真有一隻眼，每隻大如圓塔，在臉上像輪子一般團團轉動。

兵士舉起帽子來，恭敬地說：『晚安！』因為他以前從未見過，這樣一隻奇怪的狗，也沒有聽說過。他靜立了一二分鐘，對他看看，於是想，『下手愈快愈妙！』他抱住這個龐大的動物，從箱上移到地

板上，舉起箱蓋來。

那面裏有多少金子呵！不但够買全丹麥城的，並且够買世上一切的燒餅，糖果，錫兵，鞭子和石馬！是的，他此刻一定極滿足。兵士連忙捨棄先前裝在囊篋中的銀錢，用金子來替代；不但囊篋，就是帽子和鞋中也塞滿黃金——燦爛的黃金——沉重的黃金——他負擔着這種重量，幾乎舉不起腳來，他再抱起狗來放在箱上，帶上房門，在樹底下叫喊——

「喂，老巫！拉我出來！」

老巫問道：「你拿到打火盒嗎？」

兵士叫道：「老實說，我完全忘了！」他回去取了，老巫就把他從樹底拉起，此刻他又站在大道上了，囊篋和鞋帽中都硬挺挺的裝滿金子。

兵士問道：「此刻請告我，你打算拿這打火盒去幹什麼？」

老巫答道：「這與你無關，你拿到錢了，把我的打火盒給我。」

兵士道：「你要這火柴盒幹什麼，立刻告我，否則我要拔出劍來割去你的頭。」

老巫叫道：「我不願告你！」

兵士就揮劍斬了她的頭。她躺倒在那裏了！但是兵士無暇管他，匆匆的將所有金錢都放在老巫的藍褂中，打成一包，駝在背上，將打火盒放進袋中，一直走到最近的鎮上去了。

這鎮是很宏麗的，其實是一個城，他走進該處的第一大旅館，挑選最精緻的房間，點最珍貴的碗碟以作晚餐，因為他現在是一個富翁了，有許多金子可以化費。

替他刷鞋的僕人，真想不到這樣破爛的鞋子是屬於這樣一個大紳

士的。然而他明天就換上全套新衣服新鞋等類了。我們的兵士現在變成一個大闊人了，旅館中人多來報告他關於城中的娛樂處及國王和美麗的公主的種種消息。

兵士道：『我很喜歡去看公主！告訴我什麼時候能够見她。』

有人答道：『沒有人能見她的。她住在一個大的銅宮裡，有許多城牆和寶塔環繞著。除了國王之外沒有人可以到那裡去訪她，因為有一種預言，她將嫁給一個平常的兵士，而我們的國王不願有這種事情發生。』

『我只要能見她一回，於願已足！』兵士想，但是只想是沒有用的。

他現在過着愉快的生活，常進戲園，王家花園中常有他的足跡，佈施苦人許多金錢！其實凡是向他要的他都佈施。他據自己過去的經

驗，知道囊中不名一錢是很苦惱的，所以他樂於濟人之急。他盛裝艷服，朋友衆多，他們衆口同聲贊美他的慷慨，說他是一個真正的紳士！這種誦揚哄得我們的兵士心花怒放。但是他每天只有消費沒有進款，漸漸的支絀了，後來他只剩下兩個辨士，不得已從他所住的高房大屋中遷出，住在頂樓的一角，他在那裏必須親自刷鞋補衣，沒有一個朋友來看他，因為爬上頂樓要走許多樓梯，何等的疲勞呵。

有一天墨黑的晚上，他連買一枝葦燈的錢都沒有了。然而他立刻想起，老巫吩咐他從樹底下取出的打火盒中還有幾塊火石。因此他取出這隻匣子來，敲一個火，但是他剛擦火石，發出火花時，門忽然開了，眼大如茶杯的狗——他在洞底下的室中所見過的——站在他面前說：『我的主人有什麼事吩咐奴才？』

兵士叫道：『這真好頑！這竟是一隻奇妙的打火箱盒呵，倘若他

真能隨我所欲供給給我。『他就對狗說：『立刻拿點錢來！』這個動物立刻不見了，不到一分鐘他又回求，嘴裡啣着一大袋錢。現在兵士才明白這隻可愛的打火盒竟是一件無價之寶。他拿火石敲一下，坐在銅箱上的狗就來到他那裡；他敲兩下，看守銀子的狗應召而來；他敲三下，看守金寶的狗亦立刻來聽使喚。

兵士現在又能移回宏壯的屋中，他買了一套全新的衣服，他的朋友又記起他來了，像從前一樣地愛他。

但是有一晚上，他想：『不許人看這公主是多麼惱人呵！他們多說她驚艷絕色——她被關在巍大的銅宮中，用高塔圍圍住，多麼可羞呵！我要看她——我的打火盒可以試用一下。』他敲火石，看呀！眼大如茶杯的狗站在他的面前了。

兵士說：『時候不早了，但是我非常想見公主——只看一秒鐘也

好的！』

狗跑出門去，他還沒有想好應該怎麼措辭，狗已駝着公主回來，公主沈酣酣的睡着。這是一個真公主，這樣美麗，這樣迷魂蕩魄！兵士不能自主，跪下來親她的手。

狗隨即駝公主回宮；然而，明天公主同國王和皇后早餐的時候，她說，昨夜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她夢見自己騎在狗身上——一只傾大無比的狗——有一兵士對她跪下親她的手。

皇后叫道：『這真是一個怪夢！』

她主張次晚派一老宮女守在公主的床側，防她再受夢的滋擾。

兵士渴望再一見銅宮中的公主的心很迫切；次晚召狗去帶她來。牠遵命辦去，盡力奔跑；但是並不怎麼快，守在公主榻旁的老宮女還有時間穿上一雙不透水的鞋子追趕牠們。她看見狗隱入一座大屋中；

她想，『現在我有法子辦了。』她拿出一塊鉛粉，在門上畫上一個白的大叉。她就回家，自己去安息，不久，公主也回家了。但是狗上路時剛巧看見門上的白叉，他隨即取一塊鉛粉在鎖上各家的門上畫了一個白叉。這件事情辦得很聰明。

清早，國王，皇后，老宮女及百官都出來，各人都懷著好奇心，要看公主所到過的地方。

國王看見第一家門上有一白叉時，立刻叫道：『是這裡！』

『親愛的，你的眼睛在那里？——這間屋子才是呢。』皇后看見第二家門上的白叉時說。

『不，是這一間——這裡也有一個白叉呵！』他們齊聲叫道，後來他們發見家家門上都有叉的。這是很顯然的，他們的找尋是徒然了，不得不把牠擱起。

但是皇后是非凡聰明和精細的；她很有擅長之處，外貌很莊嚴又很謙虛。她此刻拿了金剪，把一大塊的綢裁剪成條，用這條縫合成一只美麗的小袋。她在這袋中盛滿最白純的粉，親手縛在公主的腰裡，縛好之後，又拿起金剪在袋上戳一洞，其大剛够在公主移動時讓粉漸漸漏出。

那天晚上，狗又來把公主駝在背上，帶着她到兵士那裡去。兵士多麼愛她呵！他何等的想，倘若他生而為王子，就可以娶這美麗的公主為妻呵！

狗沒有覺得粉一路從王宮漏到兵士的臥室，又從兵士的臥室漏到王宮。因此明朝國王和王后極容易發覺公主被帶到的地方，他們捉住兵士，囚在牢監裡。

現在他坐在監裡了。唉！那裏多麼黑暗，多麼厭倦呵。獄丁進來

對他說，明天他就要被絞死了。這段新聞他自然是不樂意聽的，而打火盒又忘在房中，沒有帶來。

明早他從很狹隘的鐵柵欄中看見人民都匆匆走出鎮來看他被絞；他能聽聞擊鼓的聲音，他又見兵士向行刑的場處進行。多少人都擁擠着呵！有一鞋匠的學徒，穿着皮褂和拖鞋；他飛步前進，一只拖鞋擲到獄室的窗格上。

兵士叫道：『小朋友，站住！你這樣匆促是沒有用的，因為我去之前沒有什麼趣事發生的；但是你倘若願意到我的房中替我把打火盒拿來，我將給你兩辨士，但是你必須拼命奔跑的！』這鞋匠的孩子愛得兩辨士，所以他立刻跑回去取打火盒，回來傳給兵士，現在我們又有故事聽了！

城外建立了一個絞架，四面圍着兵士，男女兒童趕來看的不下萬

人；國王和王后坐在寶座上，正與審判官及顧問相對。

這兵士已經爬上梯子的頂級，行刑官已用繩環住他的頭部，當他回頭對着君主時，誠懇地請求，在行刑之前，允准一個可憐的罪人滿足他的無辜的幻想。他說，他非常的想吸一枝紙烟，這是他在世上所能享受的末次的快樂，他希望不致於受拒絕。

國王不能拒絕這個毫無損害的請求；兵士就取出他的打火盒來，敲那火石——他打牠一下，又打牠兩下，又打牠三下，看呀，三隻魔狗一齊站在他的面前了，眼大如茶杯的狗，眼大如磨輪的狗，眼大如圓塔的狗！

兵士叫道：『快幫助我，不要讓我被絞死！』這三隻凶猛的狗直向前去，撲倒審判官及顧問，把他們拋入空中——這樣的高，墮下地時，他們都成了肉漿。

國王纔說：『我們不——』眼大如圓塔的狗等不及聽他的君主不什麼；他把國王和王后執住，隨顧問之後拋入空中。兵士們都恐怖異常，人民齊聲叫喚：『仁慈的兵士，你應該做我們的國王，美麗的公主應該做你的妻，我們的王后！』

兵士因此被引入御車，三條狗在前面往來跳躍，兒童以指作聲，衛兵武裝走來保護。公主送來做王后，她比囚在銅宮中快樂多了。結婚的筵席，到第八天纔終止，三隻魔狗坐在酒筵的桌上，張開大眼睛對他們凝視。

幸福家庭

你們在鄉間所能尋到的最大的綠葉，要算牛蒡的葉子了；倘使有一位小姑娘拿了一張，圍在大衫下端的前面，可以當作裙子用；倘使把他放在頭上，他的蔽雨的功用差不多同傘一般好——這些葉子是極大極大的呵。沒有一張牛蒡的葉子是單獨生長的，無論在那裡長了一葉，就有一大叢的葉子長出；他們是很和氣的葉子，又很美麗，但是他們的美麗不過是供給蝸牛的食料。那些大而白的蝸牛，在古時是闖人用作菜蔬的。他們蠶食牛蒡的葉子，並且很貪婪的喫着，還嘍叨地說，『嗯，多麼精緻呵！多麼佳美呵！』因為他們覺得這食品是極可口的；他們靠着牛蒡的葉子生活，他們以為，這葉子是爲着他們而生存的。

那裡有一座老式的府邸；蝸牛是不再被烤和喫了，因為不但這種風俗已經熄滅，並且這座府邸最後的主人也已死亡了，現在已無一人住居。但是生長在他附近的牛蒡的葉子，却還沒有滅絕；他們仍然生長，並且很茂盛；因為沒有人割除，他們蔓延到所有的路和畦上，直到後來滿園都變成了牛蒡葉的殖民地。自然有些地方還殘留着一兩株的蘋果樹或梅樹，否則就沒有人能猜到此地曾經是花園了；你們四周圍都能聽見牛蒡的葉子，也只能聽見牛蒡的葉子。在他們裡面住着兩個老蝸牛，是他們一族的僅存者。

他們有多少年紀，就是他們自己也不能說出；可是完全記得，他們的家族有一時是很繁榮的；他們歸屬於一個與外界隔絕的殖民地；所有的小林彷彿都是為他們而種植的。在牛蒡之外，他們永未到過別處，但是他們知道世上還有別處叫做府邸的，在那裡蝸牛也被烤着，

變成黑色，放在銀碟裡；不過以後怎樣，他們便不能前知了。他們也不能設想，當被烤及放在銀碟裡時他們覺得怎樣；但是他們斷定那是很愉快的，而且是極光榮和非凡的。他們曾經把這個問題去問過金龜虫，蚯蚓和蝦蟆，他們都不能給與正確的答覆，因為誰都沒有被烤過或被放在銀碟裡過的。

世上的動物沒有一種能像年老的白蝸牛一般光榮的；他們的確以為如此：牛蒡只是為着他們而生長的，那邊的府邸的建立，也不過是因為有一天可的來把他們拿去，烤着，並且擱在銀碟裏。

他們現在的生活很寂寞，但是很幸福，因為他們自己沒有孩子，便領來一個普通的蝸牛，當作自己的孩子養大來。不幸這個小蝸牛是一個不同的種類，不能長得更大些，俾可變得像他的養父；然而母蝸牛堅執地說，見他長得很快；她請求父蝸牛摸索這小蝸牛，並且撫摩

他的屋子，因為他不能像母蝸牛一樣看見他生長。年老的父蝸牛撫摸小蝸牛的屋子，知道母親的話是對的。

一日，大雨傾盆而下。父蝸牛道：「聽呵，牛蒡葉上瑟瑟發響的響着哩！」

母蝸牛接着說：「那是雨滴使他瑟瑟發響的，看呵，他們此刻從莖上直瀉下來沾得很濕了。我很欣幸我們自己有堅固的房屋，這小東西也有，他安穩地在牠的屋裡住着。我們得天之厚勝於其他各動物的總和，的確是不能否認的；由此可見我們在宇宙間是最重要的了。我們降生時已為我們備下房屋，那牛蒡又是為我們而種植的！我很樂於知道他蔓延得多麼遠，在他的外面是些什麼。」

父蝸牛道：「在他的外面沒有什麼！倘使還有旁的處所，那有什麼重要呢：不會有再比這裏更好的處所了；我們沒有什麼奢望。」

母蝸牛道：『在我可不能這樣說。我很願意到府邸去，被烤了放在銀碟裡。我們的祖先都到過那裡，只要想想，那必定是一種很大的光榮呵！』

父蝸牛道：『那座府邸恐怕早就傾圮了，或者已經生滿了牛蒡，所以沒有人來捉我們，無論如何，那是用不著急迫的，你老是對於什麼事都匆忙得要命；那小東西現在也開始學起你的樣兒來了，他不到三天便儘向莖上爬去，累得我的頭也疲於照顧他了！』

母蝸牛道：『不要責罰他，他的爬行很靈敏呢！我們對他應大加贊賞和喜悅，我們這般年紀活着更爲什麼呢？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們現在應該考慮的，就是我們怎樣爲他找一個配偶。你不是以爲在牛蒡的遠處亦許會有我族的留存嗎？』

父蝸牛答道：『那邊黑蝸牛一定是很繁殖的；但是黑蝸牛沒有住

宅，並且是很下賤的！我同你說我們的辦法；我們可以差遣螞蟻替我們找尋，他們時常東奔西走，彷彿世界上一切事情都用得着他們過問的樣子：他們一定能够替我們的小蝸牛找到一個配偶的。」

有六七個螞蟻正經過那裏，喊道：「真真呵，我們曉得最可愛的小動物的處所呢！但是她亦許不願意聽從這個提議，因為她是一個皇后呢。」

兩個老蝸牛齊聲問道：「怎麼樣？她有一間住宅嗎？這是最重要不過的！」

螞蟻答道：「一間房子！她有一座皇宮啦！是最精緻的蟻宮，有七百條通道呢！」

母蝸牛說道：「唉，謝謝你！倘然你以為我們的孩子要住在蟻山裡，那你就很錯了。假使你沒有比這個更好的提議，我們可以把這個

使命付與白蚊；他們無論晴雨都向四處亂飛；他們對於牛蒡的各個角落裡都是知道得很熟的。」

蚊蟲們上前發言道：『是的，我們能替他找尋配偶！離這裏一百步，有一叢酸果上停着一個背屋的小蝸牛；她孤單的生活着，真可憐呵！好像一個女隱士，她是早已到出嫁的年紀了。他離這裡不過百步之遙呢。』

老蝸說道：『好，那末讓她到他這裡來；那是再配當不過的；他有一林牛蒡，她只有一叢酸果。』

因此蚊蟲飛開去通知密司小蝸牛。過了八天她方才出現；這是很得體的，足以表明她是大家的淑女。

婚禮於是舉行了。六個火螢竭力的照得光亮；這禮節很冷靜的過去了，因為兩個老蝸牛都是不能勝任煩劇的。父蝸牛行動過於勞碌；

不能致訓詞；但是母蝸牛却有一番美麗而動人的演說，把牛蒡的全部作爲給與一對少年夫妻的產業，並且照她平日常說的話再申說一番，就是那裏即使非世上惟一的處所，但總要算最好的了。她並且允准，假使他們平安而誠摯地共同居住，在林中繁殖起來，他們同孩子以後便會被拿到府邸去，烤黑了放在銀碟裡。

這番演說完畢後，這兩個老蝸牛爬進自己的屋子裡去，永不再出來；他們就在那裡睡着了。那年輕的蝸牛在林中管理所有的牛蒡，子嗣非常的繁延。可是他們永未碰着被烤或放在銀碟裡的好運氣；因此他們斷定那府邸一定早已傾圮了，世界上的全人類都已滅絕了。不會有誰反抗過他們的這個意見，那便必定是十分正確的了。雨點爲了他們滴在牛蒡的葉上發出瑟瑟的音樂，陽光爲了他們射在牛蒡的葉上發出光耀的綠色；他們是非常的幸福，蝸牛的全家都是非常幸福。

縫 針

有一隻縫針自以爲很精美，她想像自己是一隻綉花針。「留心，拿緊些！」針對拾她起來的手指說。「否則就要遺失我了！倘若我落在地板上，你是否再能找到我，真是一大問題，因爲我是這樣的精美呵！」我所知道的比你所報告的要多咧！」手指說着，順手拾了她起來。「看，我有一條尾巴！」針說，她的背後拖着一條很長而沒有結的線。手指引着針做厨子用的拖鞋，那隻鞋面破了，必須補好。「這是很下賤的工作呵。」針說：「我不願穿過去。唉！我將被折斷了！」她果然斷了。「我不是這樣說的嗎？」針歎息道，「我是太精美了！」現在她沒有什麼用處了，」手指想；但仍留在手裏。厨子滴了火漆在針的上面，於是把她插在頸巾上。「看呵，現在我是一隻胸針了！

「針說，『我早就知道我將要光榮了；他是什麼自然會成什麼的。』於是她笑着，不過私底裡笑着，因為沒有人見過或聽過針笑的。她坐在那裡十分安樂，她很驕傲，彷彿她在馬車中有人驅着，她左右顧盼的樣子。『你能允我問你，你是金的嗎？』她叩問她的鄰人——扣針說；『你有一種美麗悅目的外表，也有一個頭，但是很細小。你要知道你不能使他長大，因為不是每枝針頭能有火漆滴在他上面的呵！』她很驕傲地伸起來，她從巾領上墮下，沉入廚子正在洗碟的桶裏了。『現在我去旅行了！』針說：『但我希望我不要去得太遠了。』她雖然這樣說，但是究竟去的極遠極遠的。『這世界不配住我！』當她發見自己在一條很小的水溝裡時，她說。『然而，我知道自己的價值，在這裏有時也常能得到些快樂。』所以她自己直立着，並不失却她的極談諧的態度。各種東西流過她的頭；如木片，稻草，細碎的新聞紙

之類。『瞧，她們怎樣的進行呵！』針說，『他們總想不到有什麼睡在他們的下面呵！這是我，是的；我是在此地！那裏過去一木片，他以爲世界上除了他自己沒有別的東西了，其實他不過是一木片呵。那裏浮着一根柴，瞧他怎樣團團地旋轉呵！不，你自己不要這樣多想了，當心些，否則你要碰在石頭上。那裏浮着一張新聞紙——紙上的文字早被遺忘了，他尚且如此的展開他自己！但我可忍耐地靜默地坐在這裡。我知道我是什麼，我將永遠這樣！』

一天，有些東西在她的近旁照耀着，她以爲他這一定是一塊金剛石，其實不過是一小片的玻璃；但因他的外表很可愛，她就招呼他，自稱是一隻胸針。『我猜，你是一塊金剛石。』是的，是這一類的東西！』他這樣答復。因此各人以爲對方是珍奇高貴的飾物，起始對於世界的驕傲發生不平了。『是的，我會居住在一個少婦的盒子裡。』

針說，「這少婦是一廚婦，她每隻手上有五個手指；我不曉得還有什麼能比她的五個手指再驕傲再自大的了。他們爲什麼這樣好呢？不爲什麼，不過是爲着把我從箱子裡取出再把我藏入罷了。」五個手指都發光嗎？」玻片問。「發光！」針說，「他們不，然而他們已經很足自誇的了。」他們有五個兄弟：「手指」是他們家庭的總稱；他們並肩立着；雖然他們的高矮不同。第一個叫「拇指」，矮而肥，他雖在他們的前面，大概是站出行伍的。他只有一個節在他的背上，所以他只能一曲，但是他慣常說，如其人的手上斬去了他，那個人就不配服兵役了。第二是「食指」，他是各處都要用到的。如調和甜苦辣，指示日月啦，都要用他；寫字時還把他放在筆桿的上面。「中指」是他們中間最長的一個，他能俯視別個的頭。「指環指」是一點事也不做的，但是我想他正以此自誇。他們很驕傲，因此我就離開了他們到這

溝裡來！』玻璃片說：『現在我們同坐照耀着呵！』這時剛巧有許多水衝進溝來，而且溢出界域了，玻片就被帶着下去。『現在他去游歷了。』針說，『但是我留在此地——我是太精美了——但這樣正是我所能自誇的。』她這樣快慰地靜默地想着。『我幾乎可信我是日光所生的，我是這樣精緻呵；的確日光也似乎在水底裡找尋我呵。我是這樣的精緻，就是我的母親也找不着我的。假使我依然有一只眼，我想我叫喊了，但是我不，因為叫喊是不很文雅的。』一天，有幾個小孩到溝裡玩耍，收尋釘頭，銅幣一類的東西。這是極下等的遊戲，但是許多小孩都以此為樂。『啊！』一個小孩拾起針來時叫喚。『這是一件很精緻的東西！』我不叫東西，『針嚷道，『我是一個小姐呵！』但是沒有人理她。火漆剝落了，這個針變得很黑，然而這不過使他的外形纖細些，她自己以為比以前更精緻。『這裡駛來一條蛋壳船！』小孩

們說：他們就把針插在壳內，看來恰似一根桅桿。『白牆頭裏圍着一位黑姑娘！』針自己說，『那是極動看的！現在大家都能見我了！但我希望我不要害着暈船病，因為那時我將破裂了。』她的耽憂是無需的，她沒有暈船，也沒有覺得不舒服。『有鋼鐵的胃是決不會暈船的，』針說，『現在我考驗過了，一樣東西愈好，他愈能耐久。』格！蛋壳碰碎了，一輛車輪在他上面捲過。『哦，何等重呵！』針歎道，『我竟然也要暈船的！我要破裂了，我要破裂了！但是她沒有碎，雖然被車輪在她身上滾過。她很長久的躺在那邊，那邊許她躺多麼久，她就躺多麼久！』

小尼雪

有一回，有一個學生住在一間屋頂的小樓中，室中空無所有。還有一個雜貨店主，他住在一間舒服的房子裏，擁有全宅。因此尼雪便依附雜貨店主，因為每逢聖誕節的前夜，店主人能給他一碗稀粥，放下這麼一大團的牛油！學生却不能供奉他這些；因此尼雪居住在店舖裏，的確是比較舒服。

有一晚上，學生從後門走進店舖，來買洋臘和牛乳餅；因為他沒有僕人替他去買這些東西。他們給與他所要買的，他付了錢，於是店主人同他的妻子——她是一個婦人——她有與眾不同的天賦的口才——都向他點頭問好。這學生也點了一點頭，回轉身就走開。當他的眼光落在包裹牛乳餅的紙上所印的字跡時，他便靜靜地站着閱讀。那是

從一本古書上扯下的一頁——是一本不應撕扯的書，一本印滿珍奇的古詩的書呵。

『假使你喜歡，還多着呢，』店主說；『這是我用咖啡果向一老太婆換來的；你拿出八辨士可以都拿去。』

『謝謝你，』學生說，『我用牛乳餅交換；我吃麪包和牛油固然很舒服，但是像這樣一本書撕成碎片可真是一件罪過和恥辱呵。你是一個精明的人——一個注重實用的人，但是講到詩，你對於他的趣味正不會比那木桶對於他的興味濃厚些呵！』

這句話略近刻毒；但那是說得玩的，所以學生笑了，店主人也笑了。但是尼雪非常的惱怒，怎麼可用這樣的話來加於雜貨舖主呢，他是一個家長，而且出售最甘美的牛油餅呢。

因此到了晚間，店關閉了，除了學生，全都上牀了。尼雪偷走了

店主婦的舌頭——她睡覺時用不着了。他把這舌頭擱在無論什麼東西上，那東西便不只有言語的官能，且能充分表現他的思想和情感，正像主婦自己一樣。幸而這舌頭在一時只能擱在一處，否則店中將有異常的嘈雜和喋喋，一時齊聲發言了。

尼雪放舌頭在桶上，桶中是擱舊報紙的。他問道：『你不懂得什麼是詩，那是真的嗎？』

『我不懂得！』木桶答道；『那是印在新聞紙上充滿篇幅的東西呵。我想在我裏面的比那個學生所有的多得多啦，雖說我不過是雜貨舖主的一個木桶！』

尼雪又放這舌頭在咖啡磨機上，——他這時工作得多麼勇敢呵！——他又放他在錢匣上，及各種旁的物品上，他問他們同一個問題，他們都給出同一個答案；全體都是抱同一的意見，多數的意見是應當尊重

的呵。

『現在要去請教這學生了！』尼雪便輕輕地溜上後面的梯子，向學生的屋頂樓走去。走近時，看見裏面亮光射出，尼雪從鎖眼裏窺探學生在那裏幹什麼。他是正在詠誦新發見的寶藏——便是那本扯碎的古書。但是何等的燦爛呵！一團輝煌奪目的光華從書上射出，擴大成一株闊柄的大樹，昂然直上，枝葉展開，覆在學生的頭上。樹上葉葉都是新鮮而嫩綠的，每朵花像一個女孩的嬌艷的容顏，有幾個臉上有烏黑而動情的眼，有的有明朗而蔚藍的眼珠，像天使般的娟媚。每個果子像一顆光華閃閃的明星，而且四周繚繞着這樣清越的音樂！

這樣的光華和美麗，非小尼雪所能想像得到的。他竄起足趾來，看了又看，直到後來內面的光華息滅了，直到學生吹熄了燈上牀去睡了。就在這時候，小尼雪還不能走開去，因為柔美而甜密的音樂依然

浮蕩四周，撫慰學生去安息。

『這是不可比擬的呵！』小尼雪叫道；『這非我所能預料得到的呵！我以後願意留在學生這裏了。』但是他躊躇着，思索，而且冷靜地推敲，於是他歎息道，『學生沒有稀粥供奉我呵。』因此他走下去了；是的，他回到雜貨舖主那裏去了；他這樣做是很對的。因為同時這木桶幾乎把主婦的舌頭噉焦了，他從一個輪子裏叫出所有蘊蓄着的聲浪，正要轉到別個輪子裏叫出同樣的聲浪時，尼雪來了，取了舌頭還給主婦。但是從此以後，舖中每件東西的意見常與木桶相同，大家深深的信託他，並且尊敬他到這種程度，有一晚店主高聲誦讀新聞紙的時候，全舖子也以爲那是木桶發表意見哩。

但是小尼雪不再以安靜地住在舖中，聽着這裡的共同的智慧爲滿足了。燈光從學生的屋頂樓的窗口射出時，他立刻就去了；這燈光對

於他的作用，彷彿是一條結實的纜繩，把他從下面拉起，他非走去從縫隙窺不可。他於是就感覺到一種不可名狀的愉快，同我們凝視金光燦爛的海上，波天使渡過海時所感到的相同；於是他就下淚了，他也不明所以，但他們是快樂的幸福的淚呵。假使同着學生坐在這光明的樹下；其舒暢更非言可喻了！但這樣將太幸福了；他從縫隙窺視，已够滿足和快樂了。他幾小時的在通風的孔道中站着，刺骨的秋風從屋頂通氣的門中吹下；但是這個熱心的小靈精並不注意這冷風，也全不覺着，直到屋頂樓中的光熄滅了，甜蜜的音樂在哀怨的風中消散了。那末他便寒顫了，他就爬回到他的安全而和煖的屋角落裏去。當聖誕節的前夜來了，一大團的牛油在他的稀粥裏，他又覺得雜貨舖主是他的唯一的主人哩。

但是有一天的中夜，尼雪爲窗戶可怕的震動聲所驚醒了；外面一

大羣的人們肆力狂叫；更夫敲打警鐘；全街被火焰照得通明。失火了！那裏？雜貨舖主家還是鄰家？這時人聲的嘈雜是難以描寫的了。主婦在他迷惘之中，從耳上取下金耳環來放在袋中，設法救出些東西；店主興奮地保管他的銀錢，女僕耽心着他的絲綢的衣服。各個人都興奮地拯救他自己所認為最寶貴的東西；小尼雪也是這樣。他從兩根繩束中上升上樓去。這時學生正站在窗口，冷靜地欣賞火光；那本珍奇的書擱在桌上，小尼雪疾忙搶了他，放在他的紅帽中，雙手將他高舉；這屋內所有的最貴重的東西於是安全了！他拿着他穿出去，跳上屋頂，來到第二家的屋頂，他便坐在煙囪上，輝煌而猛烈的火焰像一個光環圍繞着他，他的雙手緊握着這寶貝的小紅冠。現在他知道他的心是傾注在那裏了，覺得這學生真是他的主人了；但當火焰熄滅，他的知覺回復的時候，那便怎樣？他說，『我將忠順他們倆個；我不能十分

捨棄雜貨舖主，因為他供奉我的稀粥。☹

他雖然是一個妖精，他說這個話，確是很合於爲人之道的，我們一輩人豈不是都歸向雜貨舖主人，因為愛着他的牛油和餅屑嗎？

雛菊花

聽我講雛菊花的故事呵！

在靠近道旁的村中，有一座避暑的房子，你們一定瞧見過的。前面是一個種滿花卉的小園子，用白的木欄圍好的；在木欄外面的一條隄上，生滿了新鮮的青草，中間長着一棵小小的雛菊花。太陽明亮地和暖地照在雛菊花上，同照在園子裡的茂盛的大花上一樣，所以他不斷的生長，有一天早晨，他的鮮明而可愛的白花瓣開放了，他們像光線一樣，將小小的黃太陽圍在他們的中央。

這棵小花因為生長在叢草中間，彷彿藏匿的樣子，所以沒有人瞧見她；她是很滿足的：她向着和暖的太陽，對他看，並且聽百靈鳥在空中歌唱。

雛菊花非常的快樂，好像這一天是伊的生日，實在這不過是月曜日——極尋常的月曜日罷了。孩子們是在學校裡；當他們坐在長凳上學習功課的時候，這朵小小的花兒在伊的綠莖上考察緩和的太陽，周圍的東西以及上帝如何仁慈。同時這隻小百靈鳥將他在靜寂中所感到的清脆地美麗地唱出來！這朵小花昂起頭來對着快樂的小鳥表示尊敬，因為他能飛能唱，但並不譏笑伊不能同樣的做。伊想：『我能看能聽；太陽照着我，和風吻我。呵！我享的福何等厚呀！』

在木柵欄的裡面，長着幾種樣子很硬的大花，他們發散較少的香味，吸收更多的空氣。牡丹放足了花朵，使得他自己比玫瑰花大。鬱金香有最美麗的顏色；他們是很覺得的，所以挺直了花枝，可以格外的美觀。他們對於欄外的這枝小花一些不注意；但伊看見了他們，却是想——『他們是多麼富麗呀！是的，好鳥一定會飛下來拜訪他們。我

同他們住得這樣近，能够賞鑒他們的美麗，是多麼快樂呀！『就在這時候，忽然這隻百靈鳥飛了下來，但是他不到牡丹那裏，也不到鬱金香那裏：他却飛到艸間的可憐的小雛菊那裏，伊幾乎喜歡得發抖了，反兒沒了主意；伊是何等的驚異呵！

小鳥一面跳舞一面唱：『這個草是何等的柔軟呵！在這裏生長的金心銀衣的是什麼一種甜蜜的小花呵！』因為雛菊花的黃心正像是金的，周圍的小花瓣發出銀白的光來。

這小雛菊花是何等的快樂呵！沒有人能想像得出伊所享受的快樂。鳥兒用喙吻伊，唱歌給伊聽，於是再飛到蔚藍的空中去。足足有一刻鐘的時光，這小花纔回復原狀。伊望着園中的花卉有些兒羞怯，然而十分的快樂；花卉們必定覺出伊所獲得的光榮和幸福，他們必定知道伊是怎樣的滿足。但是鬱金香第一次挺直了身子，臉上因發怒而

脹紅了。至於稠密的牡丹呢，那是很好，他們不能說話，否則這小小的雛菊花又將聽聞不甚喜悅的事情了。這可憐的小花很看得出他們是在那裏發脾氣了，伊覺得非常的苦痛。隔了不多一忽兒功夫，一個小姑娘拿了把鋒利的刀，走進園子來。伊走近鬱金香，一棵棵的把他割下。雛菊花歎息道，『唉！真可怕，他們都被割完了。』這小姑娘拿了鬱金香走開去了。雛菊花生長在欄外的草中，而且是一枝被藐視的小花，現在伊是何等的快樂呵！伊真覺得感謝；當太陽沈下時，伊合攏了瓣兒睡覺，全夜夢見太陽和美麗的鳥兒。

明天，當我們的新鮮而愉快的小花，再開伊的白花瓣在明媚的陽光和清藍的空氣中的時候，伊聽得鳥兒的歌聲；但他的聲音是很哀怨的。唉！這可憐的百靈鳥很有悲傷的理由呵；他已被人捉去，關閉在籠子裏了。他歌唱自由而無拘束地飛翔的快樂；他歌唱田中的碧綠的

幼殼，以及他撲着雙翅在空中翱翔的幸福。這可憐的小鳥的確是很快樂的——他像一個囚犯坐在狹的籠裏。

小雛菊極願意幫助他，但是伊從何處着手呢？伊把周圍的東西怎樣的美麗，陽光怎樣的暖和，伊的花瓣怎樣的鮮明都忘却了。唉！伊只牽掛着被囚的鳥兒，沒有能力去幫助他。

不久，有兩個小孩走出園子來；一個手裏拿一把刀子，大小和銳利同小姑娘割鬱金香的一樣。他們一直走到小雛菊那邊，伊想不出他們幹什麼來了。

一個小孩說：『這裏我們可以替百靈鳥割一方很好的草皮哩。』他於是在雛菊的周圍掘下去了，把伊留在中央。

別個小孩說，『拔去這棵花罷；』這時小雛菊駭得全身發抖了；因為伊知道假使被拔出，伊就要死了，伊是這樣的愛生活，伊願意放

在籠中，同被囚的百靈鳥在一處。

第一個小孩說，『不要，留他在那裡！他是這樣的美觀呢；』因此伊是被饒恕了，放進百靈鳥的籠子裏。

但是這可憐的小鳥大聲悲歎自由的剝奪，將他的翅兒擊籠子的鐵門；小花不能說話，——不能說一句話去安慰他，雖然他極想這樣做。整個早晨就這樣的過去了。

被囚的百靈鳥唱道：『這裡沒有水！他們都出去忘却我了；一滴水也沒有得喝我的喉頭渴得發燒了！我覺得十分的不舒服！唉！我必定要死的了；我必定要辭別暖和的陽光，新鮮的綠林以及一切上帝所創造的美麗的東西了！』他於是把喙放在涼的瓶裏，使自己稍微清爽一些——他的眼光射在雛菊上，就向伊鞠躬，並且說，『你也願意到這裏來受苦，可憐的小花呵！他們把你給了我，你的周圍的一方綠的

草皮替代了我以前所有的世界，每根草我當作一棵綠樹，你的每片白花瓣我當作一朵芬芳的花！唉！你只能使我想起我所失却的呵。」

雛菊想道：『我能安慰他哩！』但是伊連一片花瓣也不能移動，然而從伊的鮮艷的花裏發出和尋常不同的奇香；小鳥很注意他，雖然爲口渴所苦，他扯那綠的草葉，他却不去碰這朵小花。

晚上到了，還沒有人帶一滴水來給可憐的小鳥；他張開柔弱無力的翅兒，抽筋似的顫動；他的唱歌變成悲號了；他的頭俯下來對着小花，這鳥兒的小心凝住不流了。花兒現在不能像昨晚一樣，合隴着花瓣睡覺；悲哀和苦痛，使得伊萎謝了！

小孩們到明天早晨纔來；他們瞧見鳥兒死了，哭得很苦楚。他們掘了一個美麗的墳墓用花瓣裝點着；鳥兒的屍體放在一隻美麗的紅匣子裡；這可憐的鳥兒的葬禮是很莊嚴的呵！當他活着而歌唱的時候，

他們忘却他——讓他在籠中受苦——現在他死了，他們才來尊敬他，
悲悼他！

但是那方草皮及生長其中的雛菊花，被棄在街心裡：伊雖然最爲
小鳥耽心，最想去安慰他，但有誰來想起伊呢？

拇 指 林 娜

從前有一個農婦，她非常渴望自己有一個孩子，所以她到老女巫那裏去，向她說：『我想有個孩子——一個小嬰孩——的心很迫切，老母親，你願意給我一個嗎？』

老婦人回答道：『我極願意的呀！這裏有一粒大麥是給你的；他和生長在農夫田裡的，圍場上喂雞的都不是同一種類，你種他在花盆裏，你就能償你的心愿了！』

農婦叫道：『謝謝你，謝謝你！』她便給了女巫六個辨士，於是回到家裏，照她的指點，把大麥種在花盆裡，不久就長出一枝大而美麗的花來。他的樣子像鬱金香，但是花瓣裹得很緊——他還含苞未放呢。

農婦叫道：「多麼可愛的一枝花呀！」她向這嬌艷的紅黃相間的花瓣接吻，當她吻他們的時候，花立刻給了一個高聲的通知，開了他的確是鬱金香，但是在花心的綠的部分，坐着一個小小的女孩，極其艷麗，全身不會比農婦的拇指大些。所以她叫她拇指林娜。

她的搖床是一個美麗而油漆的胡桃殼做的，紫羅蘭花瓣做臥褥，玫瑰花瓣做被單。她晚上便睡在這裏；白天在桌上遊玩。農婦用一個碟子盛了水，裡面放了花，花柄在水中，花朵靠在碟子的邊上。在水面上浮着一張鬱金香的大葉子，拇指林娜可以坐在葉上從碟子的這邊駛行到那邊，她的槳是用兩根硬的白髮做的。樣子非常的有趣呵！她也能唱歌，她的聲調的細微和甜蜜是從來所未聞的。

有一晚上，當她睡在美麗的牀上的時候，一個大而醜的蝦蟆從破窗格中跳了進來。這個蝦蟆是一個又大又老又醜又溼的動物；她立刻

跳到桌上，拇指林娜就在桌上放着的紅玫瑰的花瓣下睡着。

蝦蟆道：「這正好給我的兒子做媳婦；」她便攪了拇指林娜睡的胡桃殼，帶着她從窗格中跳下，跳進園中去了。

園中有一條闊的小溪；他的兩岸是很卑溼的，老蝦蟆和她的兒子就在這泥淖之中居住。

唔，他是何等的醜陋和惹厭呀！正像他的母親。他瞧見了胡桃殼中的美麗的小姑娘，只會咕克咕克，勃裏克——克——克的叫着。

老母蛙說道：「不要如此作聲，將她驚醒了。她很容易逃開我們的，因為她像羽毛一樣輕呢。我將辦法告你；我們拿着她泗水前去，把龜安放在一張大的荷葉上；她如此細小，這荷葉對她髮髻是一個小島。她便不能逃開我們了，我們可以去，在泥淖下備好房間，讓你和她一同居住。」

在河池之中生長着許多荷花，闊的綠葉浮滿在水面上。離岸最遠的葉子也是最大的；老蝦蟆向着他游去，把睡着拇指林娜的胡桃殼放在他的上面。

明天清朝，這個可憐的小姑娘醒了，當她發覺自己睡在荷葉上的時候，她開始哀哀的哭泣了，因為在綠葉的四周只有水，沒有別的東西，她以為她永不會再上岸去了。

老母蛙跳進泥淖去，用蘆葦和黃茸花裝飾她的房間，使室內潔淨華麗，可以迎進她的新媳婦。後來她同着醜陋的兒子一齊遊到她安置拇指林娜的荷葉那里；他們去取了她的美麗的搖床，在她自己進新房之前，替她安放在房裏。老母蛙在水中鞠躬，向她說：『這是我的兒子；他將做你的丈夫了；你們將很舒服的在泥中同居，我已替你們預備好很精緻的房間了。』

着。

『咕克，咕克，勃裡克——克——克！』她的兒子只會這樣的叫着。他們於是拿了潔淨的小床游開去，然而拇指林娜獨自坐在綠葉上哭泣，因為她不願同老母蛙同居，嫁給她的醜陋的兒子。在下面水中往來游泳的小魚，聽聞老母蛙的說話，所以此刻探出頭來——他們想看看這位小姑娘。他們一見她，爲她的美色所迷了，於是對於惹厭的老蝦蛙要帶了她去，很覺忿怒。不，決不會被她帶去的！他們圍住了水中的綠的葉柄，用齒咬斷了，於是荷葉托住了拇指林娜順流而下——愈去愈遠，到了老蝦蟆不能跟上的地方。

拇指林娜航行，經過了許多地方，矮樹叢中的野鳥見了她就唱：『呵，多麼可愛的一位小姑娘呀！』葉子向前流去，愈流愈遠了：拇指林娜鬚鬚是在旅行呢。

當她航行的時候，一隻小而美麗的白蝴蝶不住的繞了她飛；後來在葉上停下了。拇指林娜是很快樂的，她覺得異常愉快，因為沒有什麼去煩擾她，現在她不怕老蛙來追她了；經過的地方，各種東西都是異樣的美麗，因為陽光照在水上，使他像流金一樣的光輝。她於是解下帶子來，一端繞住了蝴蝶，一端繫在葉子上。荷葉載着拇指林娜向前流，越流越快了。

忽然有一個大的金龜蟲營地飛過去；他瞥見了她，用爪捉住她的細腰，飛進樹林去了。但是綠葉依然帶了蝴蝶流下溪去；蝴蝶被繫在葉上，不能脫身呀！

可憐的拇指林娜是多麼恐懼呀，金龜蟲帶她飛進樹叢中的時候；她又覺得多麼憂愁呀，因為可愛的白蝶被她繫住在葉上呢；她怕他不能脫身，就要餓死在那裡。但是金龜蟲毫不在意。他把她安放在樹中

最大的葉子上，給她些從花中採來的蜜喫，向她致贊美詞，對她說她確是很美麗的，雖然和他同族的姑娘們不完全相像。停了片刻，所有住在樹中的金龜蟲都來訪問她；他們對着拇指林娜看，有一個小姑娘縮進了觸鬚說，『她只有兩隻腳；樣子多麼可憐呵！』又有一個叫道，『她沒有觸鬚的！』第三個說，『她的腰是多麼瘦削呵；她恰像一個人！』於是所有的母蟲同聲和着說，『她是非常非常的醜陋呵！』帶着拇指林娜來的那個金龜蟲依然不信她是不美麗，但是，禁不住其餘的蟲反覆而且執持她是醜陋，後來他也開始以爲他們的批評不錯了，決意不再替她幫忙；她可以隨意到那裏去。因此所有的甲蟲都同着她飛下樹來，安放她在一枝雛菊上，還她自由；拇指林娜於是忍不住哭泣了，因爲她醜陋，母金甲蟲不願同她作伴呢；然而拇指林娜確確實實是最美麗的小動物，柔順而娟媚，並且像最可愛的玫瑰花瓣一樣的

明秀。

在日長的夏季中，可憐的拇指林娜獨自住在廣漠的林間。她親自用長艸織成了一架床，掛在一片大葉之下，遮蔽風雨；她吸食花間的蜜汁，飲每朝結在草上和葉上的露珠。她這樣過了夏季和秋季，於是冬天——嚴酷而長的冬天來了。所有唱甜蜜的歌給她聽的鳥兒，都飛去了，樹木和花卉凋零了，遮蔽拇指林娜的住所的大葉捲了起來，變成乾枯而焦黃的莖了，拇指林娜非常的怕冷，因為她的衣服已經穿破了，她自己又是這樣的脆弱；可憐的小東西，她是幾乎冷得要死了！天起始下着雪，每一片輕的雪飄在她的身上，使她感受到的正和把滿剷的雪擲在我們身上使我們所感受到的一樣；因為比起只一英寸長的一個小動物來我們真是巨人呵，她將自己裹在一片破葉裏，但是一點不覺得和暖——她冷得發抖，所以她離開她的藏身之處了。

靠近樹林，距拇指林娜的住所不遠，有一片大稻田；稻早就割去了，只剩下乾枯的稻根，盪出冰硬的地面。這在拇指林娜鬍鬚又是一個樹林，當她取道經過那裏的時候，她是多麼寒顫呀！後來她來到田鼠的門口；因為田鼠親自在草根之下挖了一個小洞，她住得安穩而舒服，有一間房子裝滿了穀，兩旁有清潔的廚房及儲藏室。可憐的拇指林娜鬍鬚像一個乞女，她站在門前求化一粒小米，因為她有兩天沒有東西喫哩。

田鼠——他的確是一個脾氣極好的老動物——說道：『可憐的小囡呀！到我暖和的房子裏去，同我用飯，外面很冷呢；我領你進我的小房子。』

不久，她非常喜歡拇指林娜了，向她提議住在那裏。『假使你願意，可以同我居住過冬，但是你必須替我掃除屋子，並且講故事給我

聽，因為我是很愛聽故事的。」拇指林娜對於田鼠的請求都依從了，她在新的住宅裏極舒服。

田鼠說道：「我們將要有個客來；我的鄰家每星期來看我一次。他是比我好，他的宅子裏有許多大房間，他身上穿一件很美麗的黑絨大氅。假使你能弄到他做丈夫，是非常闊氣的；但不幸他是個瞎子，他看不見你。你必須講你所知道的最可愛的故事給他聽；我可以告訴你，他是一隻地鼠呵。」

但是關於得鄰家地鼠君的歡心這件事，拇指林娜毫不放在心上，她也不想嫁他。他來訪問時穿着黑絨的外套；他是又富裕又博學，田鼠說他的屋子比她的大上二十倍。但是陽光和鮮花他不能享受；他時常謾罵他們，雖然他永未見過。他叫拇指林娜去唱歌，供他的娛樂，這時候她唱的是「母鳥，母鳥，飛開家！」地鼠聽了她的甜蜜而迷人

的歌聲，墮入情愛了；然而他並不說出，他是一個極端莊謹慎的動物呵。

他適正在地下掘了一條長的通道，從田鼠的屋子通到他自己的屋子，他現在允許田鼠和拇指林娜可以隨意_{在裡面來往}；然而他叮囑他們不要怕_{躺在道中}的一隻死鳥。那是一隻完全的鳥，嘴和羽毛都完備的，所以他猜想他必定是新近——冬天的開始時——死的，正葬在他所掘的通道中。

他們動身的時候，地鼠的口中啣了一片火絨，在暗中明亮如火，他在前面走，照着他的朋友穿過長而暗的通道，當他們來到死鳥躺着的_{地方}，他向承塵掀起他的闊鼻來，推去泥土，弄成一個大洞，讓陽光射入。在地版的中央躺着一隻燕子，他的翅兒是裹緊的，頭和足都藏在羽翼之下：這隻可憐的鳥兒顯然是凍死的。拇指林娜覺得異常悲

傷，因為她鍾愛一切小鳥，他們在日長如年的夏季唱流暢而和悅的歌給她聽；但是地鼠用短腿踢他說：『這真是他歌唱的好結局呵，養一隻鳥兒是件多麼不幸的事情！我的孩子沒有一個會變成鳥類的，這是很安穩。這種動物除了「噉吱」的叫着之外不會什麼，冬天那不能餓死呢。』

田鼠答道：『是的，不錯，像你這樣聰明的動物纔能說出這樣通達的話來。這個鳥兒「吱噉唧咋」叫了所得的是什麼？冬天來了，他必然挨餓，受凍；他雖是這樣一個大動物也逃不了這種結局！』

拇指林娜不開口，但當他倆背着鳥兒的時候，她彎下身子來，撫順他的覆在頭上的羽毛，親着閉了的眼睛，因為她很能愛小鳥們，他們唱可愛的歌兒使她愉快。他想：『夏天唱這樣和悅的歌給我聽的，亦許就是這個鳥兒呵，這親愛的，親愛的鳥兒，他給我多少快樂呀！』

地鼠現在塞住了穿進陽光來的洞口，送伊們回家去。但是當晚拇指林娜睡不着，因此她從床上爬起，用乾草織成了一個地毯，出去鋪在死鳥的下面；她又回到田鼠的房中取些輕暖的綿花覆在鳥兒的身上，這亦許能使他在冷地上得些許和暖。

她說：『再見，親愛的鳥兒！再見！謝謝你在夏天綠樹蔭濃，陽光暖 and 地照着我們的時候的美麗的唱歌。』她說這話時，用她的頭逼緊鳥兒的胸，忽兒覺着有種東西在他裏面跳動，不免有些害怕。這是鳥兒的心——他還沒有死呢；他以前昏過去了，現在暖和些，他的生命又回復過來了。

每逢秋季，燕子都飛到和暖的地方去；但若有一隻延遲在後，便受了冷墮下，往往在冷雪中凍死了。

拇指林娜怕得發抖，因為這鳥兒比起她來髣髴是一個巨人，因為

她是只有一英寸高呵。然而，她鼓起勇氣來，把可憐的燕子用綿花格外裹緊了，拿了一片她以前用作被服的樹葉，蓋在鳥兒的頭上。

明晚，她又偷偷地出去，看見鳥兒的生命已十分回復了。雖然他還是這樣的軟弱，只能微微地張開眼來，對着拇指林娜看，她站在旁邊，手裏拿了一片火柴——她沒有別的燈火。病的燕子說：『謝謝你，可愛的小孩！我現在覺得媛和而舒暢；我不久就能回復我的氣力，再飛到和媛的陽光中去了。』

她答道：『不要就去，門外面太冷了，有霜和雪，你不如住在媛和的床上；我願意保護你！』

她用花瓣盛了水拿給燕子，他喝乾了，就同她講他怎樣在荊棘中扯破了一隻翅膀，所以不能飛得很快，同着遷徙到媛和的地方去的燕子在一起。他後來跌下地來，此外的事他記不得了；他完全不知道自

已怎麼會埋在地中，他不能記得再多些了。

他在地下度過了冬季，拇指林娜待他很好，並且親切地愛他，但是她在地鼠或田鼠的面前沒有提起過他一個字，因為她知道他們不能容忍這隻可憐的鳥兒。

當春天剛來到的時候，太陽的暖氣透入地面，燕子起始向拇指林娜告別，她覺得很悲傷。陽光射進來，溫和地照着他們，燕子問她是否願意同他去；她可以坐在她的背上，一同遠遠的飛進綠林去。但是拇指林娜知道假使她離開田鼠，是要惹怒她的。

拇指林娜說，『不，我不能；我一定不去。』

『那末，再見罷，仁愛而美麗的小姑娘！』燕子說着，便飛到陽光中去了。拇指林娜望着他去，淚珠從她的眼中流出了，因為她非常愛這可憐的燕子呵。

『吱噤，吱噤，』鳥兒唱着，當他飛入綠林去的時候。

姆指林娜現在真是悲哀了。她不許走出，到暖和的陽光裏去；種在田鼠的房子上的田中的麥，已經長得很高了，在可憐的小姑娘看來，鬚髯是一個樹林，因為他的身體只有一英寸高呵。

田鼠說道：『這個夏天你必須工作，準備你的嫁衣裳；』因為他們的鄰人，即眼睛瞎的，穿黑絨衣服的地鼠，現在正式向老田鼠提議要娶姆指林娜了。『在你嫁與地鼠爲妻之前，你必須有豐富的毛絨和麻布；你必須預備各樣精緻的衣服和家具。』田鼠說。

因此姆指林娜被迫着在紡輪上工作，田鼠又僱了四個蜘蛛日夜紡織，每晚地鼠來了，老是談論夏天不久就要去了，那時——太陽不會再照得這般炎熱，使泥土乾得像石塊一樣——是的，那時他和姆指林娜的婚姻就要舉行了。但是這種談話並不會使她高興；她非常的厭惡

他的愚蠢和閒談。每天早晨，當太陽升起的時候，和每天晚上，太陽沉下的時候，她時常偷偷地出去，站在門頭；風吹得穀尖倒下一面去的時候，她從空隙處能夠窺見青天，她想外面是多麼明媚呵，她又很渴望的想再一見親愛的燕子；但是他永不來，他一定是飛到遠遠的綠林中去了。

秋天來了，拇指林娜的嫁衣裳是準備好了。

田鼠說：『再隔四星期，你要出嫁了！』但是拇指林娜哭了，並且說她不願嫁與愚鈍，惹厭的地鼠。

田鼠叫道：『不要太固執，小呢子，否則我要用我的白齒咬你了！你是嫌他不美嗎？王后也得不到這樣一件黑絨的衣服像他所穿着的呵！他是不富嗎？廚房和寢室裏都堆滿着呵！得到這樣一個丈夫真該感謝呵！』

因此拇指林娜準備出嫁了。訂定的吉期到了，地鼠已來娶他的新娘了；她將同他住在很深的地下，不能再來到暖和的陽光中了，陽光使她很鍾愛而他所不能忍受的。這可憐的孩子是很失望的，她現在一定要向美麗的太陽作最後的告別了，在她和田鼠同居的時候，至少得以隨時一瞥陽光，田鼠待她真是不錯呵。

『再見，光明的太陽呀！』她叫着，很悲哀地向空中展開兩臂，她在田鼠門前的一條小路上散步；稻已刈去了，只剩下乾的稻根。當她的小手臂環繞着生長在那裏的一枝小紅花時，她反覆說：『再會，再會！假使你能瞧見親愛的燕子，代我向他表示歡迎的意思。』

『吱噠！吱噠！』——有翅兒拍着的聲音正在她的頭上：她昂起頭來，看見小燕子正在飛過去。當他瞧見拇指林娜的時候，他是多麼欣喜呵！她告訴他怎樣被迫着去承受不合意的地鼠做丈夫，並且她必

須住在太陽永遠照不到的，黑沉沉的地下。當她說話時，她忍不住哭泣了。

燕子說：『嚴冬立刻要到這裏來了；我將飛到和暖的地方去。你願意同我去嗎？你可以坐在我的背上，用一根腰帶細緊了，我們就可以飛去，離開愚蠢的地鼠和他的暗室，遠遠的越過羣山，到那些國裏去，那里太陽是光耀地照着，夏季是永遠留駐的，花卉是全年開放的。來，同我飛去罷，可愛的小拇指林娜，當我冰凍在黑暗的地窖裏的時候，你會救過我的生命！』

拇指林娜說道，『好的，我願意同你去！』於是她坐在鳥兒的背上，兩足擱在展開的翅兒上，他的腰帶緊緊的繞住了一根最強壯的羽毛，於是燕子飛入高空，飛過了森林，渡過了湖水，越過了羣山——山嶺的積雪是終年不消的。拇指林娜吸了尖銳的霜氣多麼寒顫呵！然

而她隨即爬在鳥兒的和暖的羽毛之下，她的頭依然向前窺視，熱切的盼望下界的一切光華和美麗的東西。

後來他們到了暖和的地方。這裡太陽照得比她的故鄉分外明亮。天似乎加倍的高，加倍的蔚藍；在山坡上很繁榮的生長着許多最可愛的綠和紫的葡萄。林間有佛手和甜瓜，番石榴和鳳仙花的香氣充滿於空氣之中；在道路旁邊，一羣羣和愛的孩子跳躍着捕捉翅兒美麗的大蝴蝶。

但是燕子並不停在那裏；不斷的向前飛去；景色髣髴越來越美麗了。靠近明靜的湖邊，參天的大樹圍繞着，有一座半圯的大理石的宮殿，建造得不知多少年頭了；葡萄的藤攀附了細長的柱子，圍在綠葉和波紋樣的卷鬚中間的柱頭上，許多燕子築起他們的巢來，內中有一個就是屬於背上騎着拇指林娜的那隻燕子的。

燕子說道：「這就是我的家；但你若寧願爲你自己在下面的花叢中挑選一朵花，我可以帶你到那里去，你就在最可愛的花裏作家，因爲我在這些巢中不會爲你備下我所愛給你居住的房間。我願意在你挑定的一朵花中做各樣的事情使你快樂。」

「那便有趣極了！」她叫着，拍拍她的小手掌。

在下面青草地上，橫着一根大理石柱子的碎片，是以前倒在地上搗碎的，在碎片的周圍綴著大而美麗的白花。燕子同拇指林娜便飛下到這里來，放她在一瓣闊的花瓣上。她非常詫異，瞧見一個小仙人坐在花心裏，透明得髣髴像玻璃製成的，頭上戴着小金冠，肩膀上有燦爛悅目的翅兒，全身不會比拇指林娜大些，他是花神呵。在每朵花裡都居住着這樣的一個仙人——少年或姑娘——但是這一個是一切花神的王呢。

拇指林娜低聲對燕子說，『這個國王多麼漂亮呀！』燕子突然的降下來，把王子驚動了，因為燕子比起他來是一個巨人呵；但他一見拇指林娜，非常高興，因為她是最可愛的姑娘，他從來沒有見過的。因此他從頭上取下他的金冠來戴在她的頭上，問她姓名，並且問她是否願意嫁他做王后，統御花神。這個新郎，同醜陋的老蛙之子及穿黑絨外套的盲地鼠是大不相同的。所以拇指林娜對美麗的王子答道，『願意的。』於是男仙和女仙們各從花中走出，向拇指林娜行敬禮，他們都是極和靄而有禮貌的。各人送給她一樣禮物，但是禮物中之最佳者是一對透明的翅子。他們縛在拇指林娜的肩上，使他能花中飛來飛去，因為這對翅兒是從一個大蠅身上取下的。這真是她的最大的快樂了。那小燕子坐在他上面的巢中唱最甜蜜的歌兒給她聽；然而在他的心理是很悲哀的，因為他愛拇指林娜，永不願離開她呵。

『你不應該再叫拇指林娜了，』花王對她說，『因為這不是一個秀麗的名字，而你是具備花后所應當有的那樣的可愛呵。我們以後叫你茉惹。』

『再會！再會！』燕子唱着，離別和暖之鄉，遠遠的飛回丹麥去了。他適正在一個人的窗上築一小巢，這個人是替孩子們做故事的，他對着窗外望這燕子。『吱噠！吱噠！吱噠！』這小鳥唱着，把這個故事完全告訴他，正如他所講給我們聽的一樣。

眞公主

從前有位王子想娶公主爲妻，並且要是一個眞公主。他周遊全世界，希望找到這樣一位姑娘；但總有些地方不對。公主他是找到不少，但伊們是否眞公主，他却不能決定，他總覺得這些姑娘們有一二點不甚對經。後來，他回到宮裡，非常的懊喪，因爲他想要一個眞公主爲妻的心是很迫切的。

一夕，可怖的暴風雨起來了，雷響電閃，大雨傾注；天色黑得像柏油一樣。正在這時候，聽得敲門聲甚急，老王——王子的父親——親自出去開門。

站在門外的是一個公主，伊懇求讓伊進來。伊受了風雨的欺負，樣子是很可憐的：水霖霖掛掛的從伊的髮上滴下，衣服貼在肉上了。

伊說，伊是一個真公主。

老王后想，『哦！我們隨即能分辨出的！』然而怎樣的分辨法，伊一字也不提；祇是立刻走進爲來賓備下的臥室，把牀上所有的被都拿開了，在褥子上放下一粒小豌豆。於是伊用二十條褥子一層層的疊在豌豆上，又在褥子上疊了二十張羽牀。

公主就在這牀上過夜。當伊被領入臥室脫去所有的濕衣時，覺得很快樂。但伊很驚訝牀這樣的高，侍女在旁邊站着不說話——因爲老王后警告伊，不許多話多說，看有什麼希奇的事情發生。伊留心着在房中放一梯子，並囑侍女瞧着公主升上去，在牀上睡好了，就把梯子拿開，否則公主亦許要走下來，拿去幾條褥子的。公主，像伊在船上時爬上牀架去一樣，升上梯去。伊滿心歡喜，且說伊覺得一定可以安睡了。於是侍女熄了燈，拿去梯子，不讓公主知道。當天晚上，王后

沒有好好的睡，伊是非常急切的想知道有什麼事情發生。明天清早，伊派侍女到公主處，問伊晚間睡得這樣。

伊答道：「真不好呀！我整夜沒有合眼。我不知道牀上是什麼，只覺得有粒硬的東西在我的身子下面，我身上都給他蟲傷了。他真使我受苦不少呵！」

現在是很明白了，這位姑娘一定是個真公主，因為伊能覺得深藏在二十條褥子和二十張羽牀下面的豌豆。老王后說：「除非是真公主，那纔會有這樣銳敏的感覺。」

王子於是娶伊為妻，深信自己找到一個真公主了。那粒豌豆陳列在博物館裡，現在還能瞧見，可見他是未曾被竊或失却的。

那末，這豈非真是一個出奇的公主嗎？

新潮社代售書籍

中國小說史略魯迅著

八角

一九二四年十月

初版

月夜川島著

三角

著者

丹麥安徒生

徐文長啓事開明林蘭述

一角半

著者

浪花 C F 女士作

二角

編者

林蘭女士

夢 C F 女士譯

三角

喬答摩的死 江紹源譯

五角

發行者

新潮社

結婚的愛 Y D 譯

五角

印刷者

北大印刷課

昆虫故事

印刷中

蠻性的遺留 李小峯譯

印刷中

奇童 S L 女士譯

印刷中

旅伴一冊實價大洋四角 精裝本五角

著者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